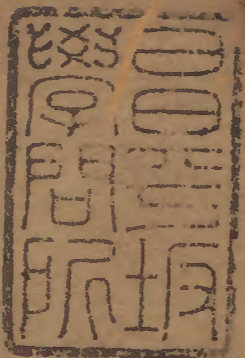


性理大全書

五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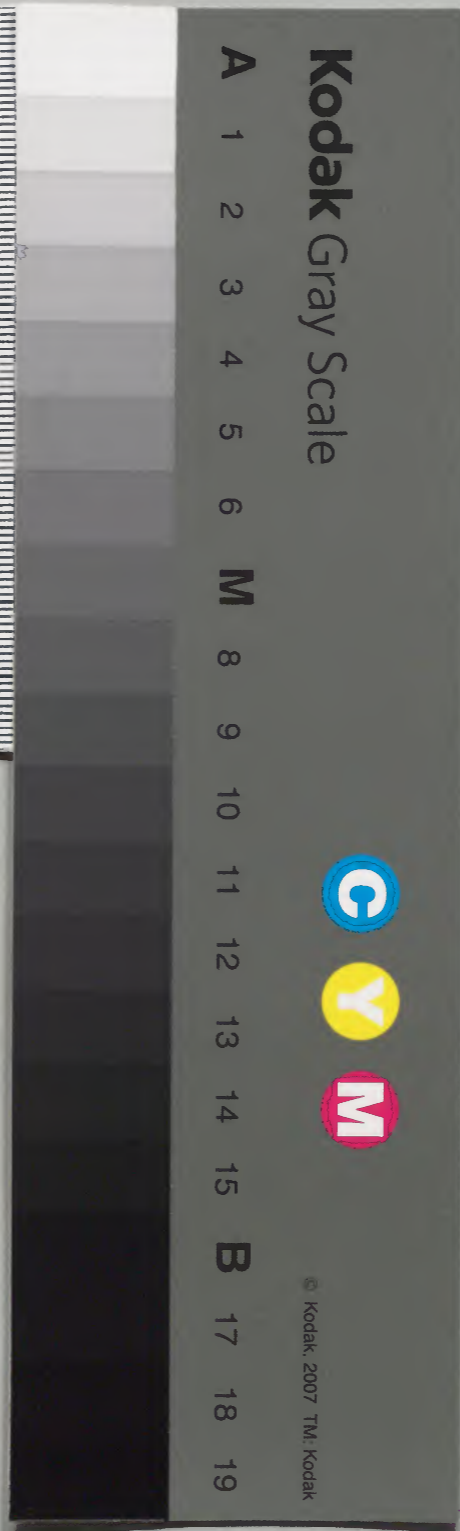


			五二六八	漢書門
二四	一五	二〇	八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三九	五二六八	漢	
函	二〇	書	
四	四	八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268	
冊數		(3)	
函號	299	34	

儒家廿一
共廿四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性理大方書卷之五

淺草文庫

正蒙

一蒙者蒙昧未明之謂正者訂正之也

門人范育序曰張夫子之為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蓋道一而已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于無朕一有窒而不通則于理為妄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極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天之所以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幽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以辨人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廣本末上下貫乎一道過乎此者淫遁之狂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詖之卑說也推而放諸有形而唯推而放諸無形而唯推而放諸至動而唯推而放諸至靜而唯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可過矣無細可遺矣言若是乎其極矣道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間乎斯言矣●門人蘇頌序曰先生著正蒙書數萬言一日從容請

曰敢以區別成誦何如先生曰吾之作是書也
 譬之枯株根本枝葉莫不悉備充榮之者其在
 人功而已又如碎盤示兒百物具在顧取者如
 何爾于是輒就其編會歸義例略効論語孟子
 篇章章句以類相從為十七篇●呂汲公曰先
 生云此書吾積年致思之所得其言始合于前
 聖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觸廣之則有待于
 學者正如老木一株枝別固多所少者潤澤華
 葉爾●程子曰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
 ●子厚以清虛一大名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
 上者●橫渠立清虛一大為萬物之源恐未安
 須兼清濁虛實乃可言神道體物不遺不應有
 方所●龜山楊氏曰正蒙之書關中學者尊信
 之與論語等其徒未嘗輕以示人蓋恐未信者
 不惟無益徒增其鄙慢爾如西銘一篇伊川謂
 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皆前聖所未發也
 詳味之乃見其用意之深性命之說雖揚雄猶
 未能造其藩籬况他人乎而世儒易言之多見
 其妄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以孔子之聖猶
 待五十而後知則所知蓋有未易言者非止如

世儒之說也學者當求之聖人不當徒為空言
 而已●五峯胡氏曰先生極天地陰陽之本窮
 神化一天人所以息邪說而正人心故自號其
 書曰正蒙其志大其慮深且遠矣●朱子曰橫
 渠作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其勇如此故其
 書規模廣大欲盡窮萬物之理●正蒙精深難
 窺測要其本原則不出六經語孟且熟讀諸孟
 以程門諸公之說求之涵泳其間當自有得然
 後此等文字可循次而及方見好處如今不須
 雜博却不濟事無收拾也若果于此有味則世
 間一種無緊要文字皆是妄言綺語自無工夫
 看得矣●正蒙所論道體覺得源頭有未是處
 故伊川云過處乃在正蒙答書之中云非明睿
 所照而考索至此蓋橫渠却只是一向苦思求
 將向前去却欠涵泳以待其義理自形見處如
 云由氣化有道之名說得是好終是生受辛苦
 聖賢便不如此說試教明道說便不同如以大
 虛太和為道體却只是說得形而下者皆是發
 而皆中節之謂和處●正蒙說道體處如太和
 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說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

箇大輪迴蓋其思慮攷索所致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語道理惟是周子說無極而太極最好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竟有心之名亦說得有理曰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然使明道形容此理必不如此說伊川所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以清虛一大為萬物之原有未安等語槩可見矣●黃瑞節曰朱子掇取周子張子程子之書為近思錄凡六百一十二條自正蒙來者二十六條又于正蒙中表章西銘自為一書嘗述靜春劉氏之說曰宋有四篇文字太極圖西銘易傳序春秋傳序是也二序伊川程子之筆云耳

太和篇第一 此篇推明太和之氣陰陽運化人物賦受皆是物也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綱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

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為氣清通而不可象為神不如野馬網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朱子曰此以大和狀道體與發而中節之和無異●集釋太和者理無舛逆事無乖戾迺天下之達道故曰太和浮沉者理之隱顯升降者情之出入動靜者心之舉止相感浮沉三者或形于彼則感于此道中所涵之性情也勝負者氣之盈虛屈伸者時之消長皆陰陽相盪而成者也網縕交密之狀易曰天地網縕萬物化醇言氣化者也性若所謂理在氣之先也始端也幾微易簡道之入於至小而無內天下莫能破也廣大堅固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天下莫能載也究畢竟也終也乾則直而易知坤則簡而易能散殊分析而殊異也清通而明而通達也野馬莊子所云田間之氣也此正

蒙之首篇朱子所謂張子以太和狀道體也與中
 庸發而中節之和無異蓋謂天之道無舛逆乖淚
 極其和暢所謂太和者也其中涵蓄浮沉升降動
 靜相感之理乃生二氣摩盪勝負屈伸之端勝負
 若日月之盈虧屈伸若寒暑之來往是即所謂道
 為天地萬物之祖道生天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
 也是性為理而始為氣矣故其來之始則甚細密
 而剛直究其歸也則又廣大而悠久乾始為之主
 宰萬物即其所知便能生物而無遺者故為乾之
 道故順于乾而不相忤至簡而成物者故為坤之
 德及其敷于萬彙片可象者為氣之所謂成全而為
 人備而為物者皆可謂之氣至于清明在中通達
 無間不可見其象而無物不有無時不然神妙莫
 測者乃謂之神使是道也非細微皆有充塞無間
 不如田間之野馬網緼交密上下東西飛揚無息
 豈足謂之太和哉必其或動而復靜靜而復動或
 屈而伸或伸而屈循還無始上下之間乃可以名
 太和之道也故語之學之者必知此見此而可為
 之知道見易也苟不如是雖有周公之才美且智
 皆不謂之道又何足稱於世哉夫升降屈伸氣也

所以然者道也道不難乎氣之中而實不難乎氣
 者張子事於高遠故言之如此學者其致思於中
 庸不睹五行成男成女之間盡知理之所在氣之
 二氣五者如斯之嘆不流於虛無寂滅矣乾坤
 行有逝者如易故知乾坤易簡之道則易見矣
 毀則無以見易故知乾坤易簡之道則易見矣
 補註太和即太虛陰陽中和之氣也一陰一陽所
 以運行者則謂之道中涵蓄浮沉升降動靜相感之
 性是用言其體是生細緼相盪勝負屈伸之始是言
 其用細緼交盪其勢若有不能自己者而勝負屈
 伸皆自此始其初來也幾微易簡其究極也廣大
 堅固此以其流行者言也幾微易簡其究極也廣大
 造化之詳密而易見者言也幾微易簡其究極也
 所難為乾效法於下皆從乎陽而不自作為坤此
 以其生物者言也散為萬殊有象可見為神即所謂
 謂生物者也清明通達無象可見為神即所謂流
 行者也野馬謂天地間氣其細緼交密如野馬馳
 也道謂天道易謂周易所以論天道者如野馬馳
 此道不見此易雖有周公才美不過虛能技藝之
 美奚足以稱其智哉愚謂正蒙以太虛為氣之體

性理大全 卷五

客感 容形

其理謂之神又謂之性所以狀道之體太和為氣之用其理謂之化又謂之命所以狀道之用朱子以太虛太和皆為道體又謂是形而下者恐非張子之本意●集解野馬見莊子喻氣之浮沉升降如野馬之飛騰而無羈絡往來不息也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

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朱子曰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截作兩段事聖人不如說只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
[集解]太虛無形猶言太極本無極也然太虛亦指道而言本體者中也內也客形者實也外也盡性者踐形之聖人也夫太虛在上至空而明冲漠無朕者也理之所上氣由出馬何嘗有形狀之可見也至於氣之或聚或散為鬼為神為生為死為盛為衰為成為敗皆變化之客形使然乎是性則太

虛而情則變化耳惟其太虛則至靜無為乃吾性之本源所謂寂然不動者也至于外物所交凡有知識者一或觸乎吾前而吾不能不應之所謂感而遂通者也此非物交物而我外應之耶以本體為內不可不致其養以客感為外不敢不謹其防若是則外之所感者有感有形內之所主者無感無形惟盡性踐形之聖人然後能一之一之則內不失所守外不難於正混然為吾之所有一之而非二矣則太虛者全於我應變無窮豈空寂者之比哉但張子以本體客形分之則為二途與一本萬殊者若倍蓰故朱子曰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分截作兩段事聖人不如說只說形而上形而下而已以愚論之張子謂太和者是也者天也者天下道也故有動靜屈伸之說語太虛者是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故有無感無形之說千載之下准張子能契中庸之旨也夫然終不及周子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之說也雖然太虛在天則皇矣上帝赫赫在上是也客感客形則萬物化生是也在人則吾心之理至靜無為者也是也客感客形應事接物是也學者宜致思焉○補註太虛無

形即氣之本體在人至靜無感即性之洞源道之
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
是氣之流行在人有一本之識有知物交之客感是性之
發見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體用一原隱
顯無間惟窮理盡性之人能一之也說者皆謂張
子曰太虛為太極不知張子言太虛無形氣之本
體猶周子所謂陰靜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猶周
子所謂陽動而其所以神化之妙是太極也若張
子果如說者以太虛為太極何後篇又言太及耶
又謂橫渠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其說近是蓋周
子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言無極之中陰陽未分而
有太極之理至動極而靜靜極復動分陰分陽方
見太極之妙太極本無極也正如張子言太虛無
形之中有神化之理至其聚其散方見神化之妙
神化本無形也○集解客感爾以上是明理不雜
於氣客感以下是明理又不雜於氣道雖無形然
所以為形之理實無不具由此而發焉則成形矣
是形實道之所為也故言道之用者不外乎形性
之淵源道難無感然所以為感之理實無不具由
是而發焉則為感矣是感實性之所為也故言性

之用者不外乎感張子慮人以形言道指感為性
則失其本原也故曰道本太虛而無形形之聚散
但因變化而成猶客之自外至非道之本有是形
也性之淵源本至靜而無感感之知識但因交於
物而生亦猶客之自外至非性本有是感也然要
其及則道惟有形之理也故能成形性惟有感之
理也故能有感否則形感道性本不相關道為虛
無則其性如死灰矣

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百塗然其為理也順而不妄
氣之為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為有象不失吾常
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為萬物萬物不能不
散而為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
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
者往而不反徇主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

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集釋 聚散者春夏則聚秋冬則散也攻取者或火
 尅金或水勝火也順不妄若氣為春也則生之
 理順之而出氣為秋也則收歛之理順之而成累
 係累於私也寂滅者佛氏之徒徇生者老氏之類
 夫天地之氣生而聚死而散制而攻克而取乎萬
 類也然氣中之理順適而無為當聚而聚當散而
 散當攻而攻當取而取何嘗逆害而虛假哉其氣
 之為物散入無形一虛靈者耳乃適得吾氣之本
 體氣本虛而無迹者也一聚出焉則有物有象又
 順適不妄而不失吾道之常春必行春夏必行夏
 何嘗少變哉是以太虛為天不能無氣之流行又
 不能不成聚而為萬物人得全之氣以為人物得
 偏之氣以為物究其歸也則萬物又不能不散而
 為太虛如人死者魂升于太空之間木落者葉入
 於飛塵之表此皆散而為太虛者乎然散之者消
 化于無之說亦非復散為太虛之氣也虛與氣二
 者循環以出以入由虛生而為物自物散而為虛
 亦非有心如是皆不能不然者也衆人蠢而不知

其故惟聖人獨盡道於其間心本虛靜物來能接
 事至能應及其過也終也湛然寂然所謂定之以
 仁義而主靜也故能兼體天地聚散之道動靜之
 机而終不係累於物者存其神妙不則亦云至矣
 是非威靈顯赫以為神不過顯諸仁藏諸用而已
 故言其動也而又能靜言其靜也而又能動神化
 無方妙用不測豈不至極矣乎彼佛老之類事寂
 滅者長往不返入於虛空之迷途不知君父之大
 道徇其長生執為所有者局于一物欲至神仙之
 域而不悟生死之常不識變化之道皆不足取者
 也豈知靜而有動聚而有散之理然乎以佛視老
 全歸于無以老視佛則近乎有固之間矣而咸過
 乎中豈能若聖人之盡道而兼體者乎此合虛與
 氣有性之名聖人則能盡性也●**補註**若謂氣也
 蓋天地之氣雖聚散攻取之殊其理則順而不妄
 其理即道也散入無形即氣之本體故曰適得吾
 體聚為有象即變化之客形故曰不識吾常夫空
 虛停毒之表既有此氣不能常聚又復消散而為太
 虛此自無而有也萬物不能常聚一散一出入是

皆不得已而然也聖人盡天地之道故物來則應
過而不有一陰陽聚散之機是皆兼體陰陽之理
而又不累於陰陽之氣仁之至智之盡也豈不存
神之至哉彼佛氏之寂滅老氏之徇生執有以言
乎失道均矣奚足以知此哉●**集解**聚散攻取氣
之為也雖百塗而不同然皆是理之所主也故曰
順而不妄理固順也散則無形以氣之本體言言
擾綱之為物其本體固散入於無形也但其遊氣紛
蓋理氣未嘗相離而亦不相離主氣以成形則理
寓於形之中而實亦未嘗有有形可見也朱子曰當
離合看此之謂也太虛寓於氣以生物不可謂道
為無也蓋寓於物者復離物而為無又不可謂道為
有也蓋無者其體有者其用體用相資有無相因
寓於物而不離於物也故能聚能散是所謂神也
聖人盡道於天地之間能體太極之無故方其靜
也寂然不動能體太虛之有故事之來也又能感
而遂通而不徧於徇生執有而為有所累亦不偏
於寂滅而為無所累也有無相須則是其心與天

合存神其可謂極至矣彼語寂
成與徇生執有者何足言哉

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之可與言性矣

釋解吾之體理主氣以疑者也吾體雖散然其所
以疑結是體者之氣固自在於太虛也體者已疑
之氣聚者不疑之體均是在於太虛也聚散之異耳
故曰聚亦吾體散亦吾體死之不一者但謂吾得
是太虛之理以成形既散則氣復歸於太虛是
太虛之散而遂滅也知此則其能合有無隱顯為
一體之散而遂滅也知此則其能合有無隱顯為
一而不涉於有矣故可與言性性即太虛之道也
不亡者即此道也非謂吾死猶有精靈不亡如佛
氏所云也此等處皆須精別蓋以其強求力索所
得故言有此
禾莖者耳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
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

性理大全卷五
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絕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為性不知本天道為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為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躡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途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為窮高極微之論

入德之途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誠而陷於濫

矣集釋隱顯理之微著者顯諸仁藏諸用之類有無幾之動靜者無思無為無也感而遂通有也妙用不測之謂神成變無窮之謂化人物所得健順之理謂之性天地所賦人物之謂化人物所得健順之聖人則能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之所謂之命然惟之道也無也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佛氏以山河大地生於無也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佛氏以山河大地地生所見之形為可病患者以寂滅無形為無係累者是欲萬象歸於無世豈有此理哉一陰一陽易所言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所謂道也陰陽非道一陰而又一陽乃謂之道也範圍天地者範如鑄金之有模範圍匡郭也天地之化無窮然有太過不及聖人為之範圍不使過于中道而裁成之通乎晝夜燕幽明死生鬼神之情狀也三極大中之矩燕天地人之至理三才各一太極也立天地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參天地贊化育此三極大中之矩也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則能主之大虛空本氣也既

性理大全卷之三
云太虛則雖為氣而實理之所寓既能知之則有無隱顯之間神化性命之妙皆通於一而無二道矣蓋有無者道之本原隱顯者道之大用神化者道之妙性命者道之微一而無二者是以顛視聚出之有形散入之無形推本所從來何以若是必有道為之所以然則知神無方易無體不可窮測而深於易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者無窮之名器者有限之物體用懸絕入於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有無混一之常蓋無而無極有而太極太極又本於無極又含太極之道也有生於無是無為本根有為枝葉通一無二之道乎若謂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自物虛自虛不能相資而成矣不知虛者氣之所由出物者氣之所成木為一貫者也若以萬象為太虛中所見之物則萬象之形自形太虛之性自性人形性天俱不相待而有者矣如此則陷於浮屠山河大地為見病之說物皆歸於無性亦寂滅矣又豈通一無二有無混一之道哉比道之不明皆由懵昏者畧知體虛空之寂然不動者為性不知本天道之感而遂通者為用也皆反以已見之小因緣天地之

人乃見其各滯於一隅惟其智明不極窮理之妙是以誣說世界乾坤為幻化幽明之道不能舉其至要遂躐等而進妄意而行不能自有而無山靜而動自淺近而深遠不悟太虛太易之旨得夫陰陽之理範圍天地之化通乎晝夜幽明人鬼之道三極大中之矩以為聖人窮理盡性至命之學也遂使吾儒之正其與老莊佛氏之異端混為一途凡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恍惚惚其中有物之境則陷於如幻如夢無是是非之問去君臣父子夫婦之倫為離塵絕俗出家之說又定以天下之物皆有所生於無為窮極遠之論原其入德之始皆不知擇術而求之致然乎是以遠於聖賢陷於佛老梁武由之喪身唐德由之召亂多見其皆蔽於偏詖而沉溺於淫蕩也此深辨陰陽之道而分吾儒老佛之殊途學者可不擇哉○補註晝夜則該幽明死生人鬼之理於其中三極云陰陽剛柔仁義之理廣大中正之極而為天地事物所取法故曰矩也矩即易道自也大抵張子本意謂太虛即氣而人乃氣之所生性即太虛之理今欲一切棄之而以虛空為性是何理也與末篇無

性理大全卷之三

欲直語太虛不以晝
夜陰陽累其心意同

氣塊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
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歟此虛實動靜之機陰
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
感遇聚散為風雨為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
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朱子曰塊然太虛此張子所謂虛空即氣也蓋天
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但人
不見耳此是未成形者及至浮而上降而下則已
成形者若融結糟粕煨燼即是氣之查滓要之皆
是示人以理○升降飛揚所以生人物者未嘗止
息但人不見耳○問言機言始莫是說理否曰此
本只是說氣理自在其中一動一靜便是机處○
問始字之義如何曰始是如生物底母子相似萬

物都從這裏面出十六升降飛揚便合這虛實
兩句所以虛實動靜陰陽剛柔者便是這升降
揚者為之非兩般也○無非教也教便是說理禮
記中天道至教聖人至德與孔子予欲無言天地
與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
氣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
聖人皆然此等言語都是經煨煉底語須熟念細
看○集釋塊霧昧貌塵埃也氣之充滿也若塵之
飛揚無際孰使之哉氣也生物以息相吹出莊子
逍遙篇氣之上下曰升降氣行四方曰飛揚然專
以氣言虛實動靜陰陽剛柔兼以理言實言流形
融結其大者糟粕煨燼其小者大抵天地陰陽之
氣絪縕絪縕在乎上下冲動如滾湯鍋相似滾來
滾去蒸得許多物出來二氣滾來滾去也生出許
多物來朱子有言升降飛揚所以生人物者未嘗
止息正此之謂夫陰陽二氣塊然於太虛之中或
陰升陽降或陽降陰升飛揚揚生人物者未嘗
止息蓋無須臾頃刻之或停也易所謂絪縕絪縕
萬物化醇莊子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者欤
此天道之一虛一實一動一靜機括自此而出一

陰一陽一剛一柔朕兆自此而萌浮而上者陽氣
之清降而下者陰氣之濁雖升降也感遇于春夏
而為風雨則其散也感遇于秋冬而為霜雪則其
聚也以至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之
小無非上天因氣之發見而示教以理乎補註
陰陽二氣塊然於太空之間氣塊然太虛語其體
也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是其用也蓋升降者陰陽
之兩端此虛實動靜之機若浮而上者陽之清降
而下者陰之濁是也飛揚游氣之紛擾此陰陽剛
柔之始若感遇聚結為風雨為雪霜萬品之流行
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者是也葉氏曰塊
然盛大氤氳之義塊然太虛周流上下亘古窮今
未嘗止息者元氣也虛實動靜妙用由是而形故
曰機陰陽剛柔定體由是而立故曰始判而為上
下清濁合而為風雨霜雪凝而為人物山川之形質
散而為糟粕煨燼之渣滓消長萬變生生不窮皆
道體之流行
故曰至教也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

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
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
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
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
知明之故

或問朱子曰離明何謂也曰此說似難曉有作日
光說有作目說看來只是氣聚則目得而見不聚
則不得而見易所謂離為日是也○形之時其幽
之因已在此不形之際其明之故已在此聚者散
之因散者聚之故○集釋離目也客字猶說有字
法象易所謂法象莫大乎天地而物法象之者也
是以天地所示之物皆有象焉朱子曰離明只是
氣聚則日可得而見不聚則不可得而見易所謂
離為日是也形之時其幽之因已在此不形之時
其明之故已在此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夫氣

注里

之聚而形存故日之明可以施而見氣之散而形亡則目可得見乎氣聚形成安得不謂之客有之者自外來也散而無形不久則聚安得遽謂之無是以自古之聖人仰以觀乎天文俯以察乎地理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也理寓乎氣之中氣行乎理之表尚可以無盡之哉且盈滿天地之間者皆可法之象其文章條理其密察也非目豈能睹哉方其形之聚而顯也可知其幽之因已有其基于此不形而隱也又有以知明之故亦已萌乎其間豈有無斷絕者之可比擬哉○補註二察字不同下察是天文地理上下昭著盈天地間之法象皆太虛神化之所為猶盈天地間之制作皆聖人道德之所為也觀聖人則知天地矣餘見朱子本註○集解氣不常聚聚必有散如客之不在焉固未嘗因吾形之氣則還在太虛氣之所在而遂泯也故不可謂之無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即氣則無

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

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釋水凝

人語性天道之極

聚水釋者若氣之散太虛之氣猶冰也氣本無形聚而後有散散則無可見本無者是太虛之氣無象伍有十五之合易曰參伍以變參者三教之伍才而兩之即此之謂也夫氣聚散于太虛之中猶冰凝釋于眾水之上氣之充塞不局於形迹是以無而冰之釋太虛即氣之充塞不局於形迹是以無而無者也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致盡於參伍之神妙不過以剛柔相雜入卦相盪每每變易而已諸子莊荀老佛之徒所見淺近虛妄遂有專於有一於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窮理者仰觀天文俯察地理是以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是以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以知鬼神之情狀凡幽明死生鬼神皆陰陽之變是以知天地之道至命之妙也學者則自格物致知之始以極盡性至命之妙

乎●補註太虛之氣聚則為萬物萬物散而復為太虛豈不尤冰之疑釋於水哉參伍出易大傳本義參者三數之也伍者五數之也皆揲著求卦之事蓋太虛即氣本非二物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不過盡於參伍之神陰陽變易以成交卦無非論天道而性即在其中故不可有無之分也●
 集解水之凝者水之結也釋則復為水水與冰未嘗相離太虛理也理寓於氣氣聚而成物即此理而別為一物尤冰不能外水而自為一物也此只是明理氣合之一意言氣之聚散即太虛之所為則太虛非離氣而入於渺茫者矣故知此則無無蓋不以無視太虛之理也氣之往來升降為參伍即交易是也陰變為陽陽變為陰參伍錯綜往來推遷而不已之謂變易雖各一其氣也莫不有理寓其間兩在而不可測所謂神也是神即在參伍之間故曰參伍之神九言陰陽變易之理也

太虛為清清則無礙無礙故神又清為濁濁則礙礙則形

朱子曰神氣相極周而無餘謂氣外有神神外有氣是兩之也清者為神濁者何獨非神乎○問太虛之說本是說無極却是說得無字朱子曰無極是該貫虛實清濁而言無極字落在中間太虛字落在一邊了便是難說聖人熟了說出便恁地平正而今把意思去形容他却有時偏了明道說氣外無神神外無氣謂清者為神則濁者非神乎後來亦有人與橫渠說橫渠却云清者可以該濁虛者還他是該實却不不知形而上者還他是理形而下便是與濁對了●集釋或問太虛之說本是說太極却是說得無字張子之意蓋謂太虛是氣之清濁則無涉礙所以為神神則無方不清則反為濁濁則滯礙以礙則成形象為愚人為雜物不及聖人之神也如是則理多舛戾氣亦昏妄不為甚濁者乎蓋以神為清是言氣之精純者以形為濁是言氣之含清濁者神可為清不可為濁矣豈知太虛之氣乃含清濁者乎理則有昏明而無清濁也故聖賢則清明在躬窮理盡性愚柔者則變其異而及其同者焉●補註太虛為清清則無礙是陰陽

風行而聲聞具達

兩端循環不已者也反清為濁濁則礙是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也蓋反與為氣之查滓神化之糟粕故濁本註程子謂氣外有神神外有氣是兩之也又言清者為神濁者何獨非神乎則是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豈張子之意哉

凡氣清則通昏則壅清極則神故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清之驗與不行而至通之極與

始不專指太虛言之故下遂言聚而有間則風行而聲聞具達此清之驗以其通也

聖人則四方風動豈非親之驗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豈非通之極欤凡天地之間不達者因于不清不至者因于不通也清且通者天地之妙用也人之神化乎焉前說稍為近理錄之以俟參考愚謂亦不然也惟熟玩當自得之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朱子曰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得密爾且太虛便是四者之總體而不離乎四者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是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露霜雪山川木石金水火土皆是只此便是太虛但雜却氣

田太 虛 之 名

生 理 大 方 卷 五

化說雖雜氣化說而實不離乎太虛未說到人物
各且當然之理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道
月須是有此水面無此氣則道理無安頓處如水
虛靈底聰明視聽作為運用皆是有這知覺方運
用得這道理所以張子說人能弘道是心能盡性
非道弘人是性不知檢其心邵子說心者性之郭
郭此等語皆秦漢以下人道不到●由太虛有大
之名都是箇自然底由氣化有道之名是虛底物
在實上見無形底因有形而見氣有形而虛無迹
以有形之氣具無迹之理故謂之性也●由太虛
有天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是天命之謂性管
此兩句由氣化有道之名是率性之謂道管此一
句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此又是天命之謂性這
下管此一句●潛室陳氏曰四者本是一理但所
由之名異耳從太虛土看則謂之天為太極是
也從氣上看則謂之道一陰一陽之道是也從虛
與氣合上看則謂之性天命之性是也從性與知
覺合主看則謂之血氣動物則謂之心其實一理
爾●集粹由從也天與道在天者性與心在人

物者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
賦焉此由天有道之名道即理也由是人各得其
健順五常之德以為性此有性之名也心則雖同
乎物而猶重乎人也性者心之理知覺者心之氣
●愚謂此一章張子之孝大有得處一生工夫在
此惟有性故當盡心而存心惟有性故當知性而
養性有天故當知天以事天太虛氣化性道心之
名太虛天也一理俱包其中混然一物但可名天
耳既曰天則有主宰乃道也理也故虛歸之天氣
化氣也陰陽造化寒暑晝夜雨露雪霜山川木石
金水火土是也性兼人物而言合虛與氣者虛即
理仁義禮智之德也氣即氣也善惡吉凶得失悔
吝之類性而含情者也道理也未着人物上浮沉
升降動靜清濁聚散勝負屈伸出入虛實剛柔皆
陰陽之理存乎其間然孰主之為陽而陰孰主之
為陰而陽人為人物為物之故此即道也太和之
所自也心氣之虛靈之郭郭人物血氣之動有知
有竟其理氣化有道道即虛也合虛與氣為性性
即虛之理也合性知竟有心性即心之理知竟即
心之氣也是以出入無定在操舍則存亡常操存

性理大全卷之五

以養是心則性
道天皆在我矣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大
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朱子曰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
謂二氣之良能蓋程說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張
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問良能之義曰只是二
氣之自然者耳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問
伸是神屈是鬼否曰氣之方不皆屬陽是神氣之
反皆屬陰是鬼午前是神午後是鬼初一以後是
神十六以後是鬼草木方發生是神凋落是鬼人
自少至壯是神衰老是鬼噓是神吸是鬼風雷鼓
動是神收斂是鬼●正蔡謝氏曰橫渠說得別這
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集釋此以下專明一神兩
化而言鬼神之道也蓋謂鬼神者乃二氣屈伸往
來自然耳聖人則至誠無息如天之悠久無疆乃
得天地之道也神者無形太虛之理妙于應物之名
其天地之間山川草木之類凡為法象者神化

所餘之糟粕耳糟粕有時可見乃成酒者而酒之
為味為用則若神焉不知不可測者上神化乃氣
中之至理而糟粕為形為物也張子因言天地鬼
神而遂及聖人之神即太虛妙應之神凡天地之
法象皆神化之糟粕非神化之至妙猶聖人之制
作皆道德之粗迹非道德之至精也雖然天地之
神化不可測其可見者法象之糟粕耳聖人之道
德不可知其可知者制作之粗迹耳

天道不窮寒暑已眾動不窮屈伸已鬼神之實不越

二端而已矣

集釋眾動者物之蠢動人之作為皆是
也天地之道不窮者寒而復暑暑而復

寒所以不窮無盡也人則動而又靜靜而又動物
則屈而又伸伸而復屈所以亦不窮也鬼神之實
為幽為明為來為生亦不越此寒暑屈伸二端而
已所以為鬼神而妙用不測也所以無而視不見
聽不聞洋洋如在也此造化之迹可見者若天地
之間鬼神之神而出于自然此所謂良能者乎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

立天
地之
大義

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
坤毀則無以見易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
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朱子曰此一段專說氣未及言理游氣紛擾此言
氣到此已是查滓麤濁者去生人物蓋氣之用也
動靜兩端說氣之本上章言坎然太虛一段亦是
發明此意●陰陽即氣也豈陰陽之外復有游氣
耶所謂游氣者指其所以賦與萬物一物各得一
箇性命便有一箇形質此皆氣合而成之也●陰
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陰陽相
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
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
此游氣之紛擾也●循環不已者乾道變化也合

神易
無方
體

而成質者各正性命也●晝夜運而無息便是陰
陽之兩端其四邊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生人
物之萬殊如麵磨相似其四邊只管層層散出天
地之氣運轉無已只管層層生出人物其中有麤
有細如人物有偏有正●游是散殊比如一箇水
車一上一下一兩邊只管滾轉這便是循環不已立
天地之大義底一上一下只管滾轉中間帶得水
灌漑得所在便是生人物之萬殊天地之間二氣
只管轉運不知不覺生出一箇人不知不覺又生
出一箇物即他這箇幹轉便是生物時節●游氣
是氣之發散生物底氣游亦流行之意紛擾者參
錯不齊既生生物便是游氣若是生物常運行而不
息者二氣初無增損也●此明是一物但渠所說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恰是指陰陽交會言之陰陽
兩端循環不已却是指那分開底說蓋陰陽只管
混了關闢了混故周子云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游氣是裏面底譬如一箇扇相似扇便是立
天地之大義底扇出風來便是生人物底

日月相推而明生寒暑相推而歲成神易無方體一

生理

卷之二

一

陰一陽陰陽不測皆所謂通乎晝夜之道也

晝夜者天之一息乎寒暑者天之晝夜乎天道春秋

分而氣易猶人一寤寐而魂交魂交成夢百感紛紜

對寤而言一身之晝夜也氣交為春萬物糅錯對秋

而言天之晝夜也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

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為有反斯有仇仇

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

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毫髮之間其神矣夫

造化所成無一物相肖者以是知萬物雖多其實一

愛惡之情同出於天

萬物形色神之糟粕性與天道二云者易而已矣心所

以萬殊者感外物為不一也天大無外其為感者細

縕二端而已

物之所以相感者利用出入莫知其鄉一萬物之妙

者與氣與志天與人有交勝之理聖人在上而下民

咨氣壹之動志也鳳凰儀志壹之動氣也

天人有交勝之理

參兩篇第二 此篇論天地陰陽常變之道

地所以兩分剛柔男女而效之法也天所以參一太

極兩儀而象之性也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 兩在故 兩故化 推行於一 此天之

生里六方 卷五 十一

所以參也

朱子曰此語極精一故神自註云兩在故不測只是這一物周行乎事物之間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於行乎十百千萬之中無非這一箇物事所以謂兩在故不測兩故化自註云推行於一日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且如一陰一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要之亦惟行乎此一爾
●一是一箇道理却有兩端用處不同譬如陰陽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陽極生陰陰極生陽所以神化無窮●兩者陰陽消長進退非一則陰陽消長無自而見非陰陽消長則一不可得而見●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發於心達於氣天地與吾身共只是

天地之常體

地純陰凝聚於中天浮陽運旋於外此天地之常體

也恒星不動純繫乎天與浮陽運旋而不窮者也日月五星逆天而行并包乎地者也地在氣中雖順天左旋其所繫辰象隨之稍遲則反移徙而右爾間有緩速不齊者七政之性殊也月陰精反乎陽者也故其右行最速日為陽精然其質本陰故其右行雖緩亦不純繫乎天如恒星不動金水附日前後進退而行者其理精深存乎物感可知矣鎮星地類然根本五行雖其行最緩亦不純繫乎地也火者亦陰質為陽萃焉然其氣比日而微故其遲倍日惟木乃歲一盛衰故歲歷一辰辰者日月一交之次有歲之象也

生理大方

黃瑞節曰此段日月右行之說與後段異同未詳

凡園轉之物動必有機既謂之機則動非自外也古今謂天左旋此直至粗之論爾不考日月出沒恒星昏曉之變愚謂在天而運者惟七曜而已恒星所以為晝夜者直以地氣乘机左旋於中故使恒星河漢因一作北為南日月因天隱見太虛無體則無以驗其遷動於外也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或問朱子曰天道左旋日月右行如何曰自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張子說日月皆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造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二日一夜周

午卯酉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證以海水潮汐之候皆用舊說今考先儒皆謂地在天中水環地外四遊升降不越三萬里春遊過東方五千里其下降如其數秋遊過西方五千里其上升如其數夏遊在南故日在其上冬遊過北故日在其南此冬夏晝夜之長短因地有升降而然人處地上如在舟中但見岸之移而不知舟之轉也至於論潮則謂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升降於太空之中地乘水力與元氣相為升降氣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為潮氣降而地浮則海水縮而為汐一晝一夜陰陽之氣再升再降故一日之間潮汐皆再其說與地有四遊相為表裏然以渾天術觀之天形斜倚半在地上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其南五十五度正當地之中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高故晝長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天在地上稍低故晝夜平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天在地上最低故晝短其南下入地纔三十一度而晝夜長短乃天體高低自然之理非因地之升降也

潮汐消長則惟余襄公海潮圖序最明蓋潮之消
息皆繫於日月臨卯酉則潮漲乎東西月臨子午
則潮平乎南此晝夜之運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
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太陽三刻有奇潮
信之來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台望至
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
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月
行差遲故潮之去來勢亦稍小一月則潮盛於朔
望之後一歲則潮盛於春秋之中春夏晝潮常大
秋冬夜潮常大蓋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天
地之常數也此潮之消息乃繫乎月之進退亦非
因地之浮沉也張子特用舊說而未之易耳因附
之見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
為之食矣

栗子曰曆家說天有五道而今且將黃赤道說天
正如一圓厘相似赤道是那厘子相合縫處在天

午卯丙為四方之正位而潮之進退以月至此位
為節爾○黃瑞節曰此段地有升降日有脩短及
證以海水潮汐之候皆用舊說今考先儒皆謂地
在天中水環地外四遊升降不越三萬里春遊過
東方五千里其下降如其數秋遊過西方五千里
其上升如其數夏遊在南故日在其上冬遊過北
故日在其南此冬夏晝夜之長短因地有升降而
然人處地上如在舟中但見岸之移而不知舟之
轉也至於論潮則謂天包水水承地而一元之氣
升降於太空之中地乘水力與元氣相為升降氣
升而地沉則海水溢上而為潮氣降而地浮則海
水縮而為汐一晝一夜陰陽之氣再升再降故一
日之間潮汐皆再其說與地有四遊相為表裏然
以渾天術觀之天形斜倚半在地上北極出地三
十六度其南五十五度正當地之中又其南十二
度為夏至之日道在地上最高故晝長又其南
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天上稍低故晝
夜平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日道天上
最低故晝短其南下入地纔三十一度而已此晝
夜長短乃天體高低自然之理非因地之升降也

潮汐消長則惟余襄公海潮圖序最明蓋潮之消
息皆繫於日月臨卯酉則潮漲乎東西月臨子午
則潮平乎南此晝夜之運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
有奇故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太陽三刻有奇潮
信之來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台望至
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
潮勢長朝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月
行差遲故潮之去來勢亦稍小一月則潮盛於朔
望之後一歲則潮盛於春秋之中春夏晝潮常大
秋冬夜潮常大蓋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天
地之常數也此潮之消息乃繫乎月之進退亦非
因地之浮沉也張子特用舊說而未之易耳因附
之見

日質本陰月質本陽故於朔望之際精魄反交則光
為之食矣

朱子曰曆家說天有五道而今且將黃赤道說天
正如一圓匣相似赤道是那匣子相合縫處在天

之中黃道一半在赤道之內一半在赤道之外東
西兩處與赤道相夾八度却是將天橫分為許多度
幾會時是日月在黃赤道赤道十字路頭相交處相
撞著望時是月與日正相向如一箇在子一箇在
午日所以食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相
會彼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食望時月食謂之闇
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闇到望時恰當著其中闇
處故月食至明中有闇虛其闇至微望時月與之
正對無分毫相差月為闇虛所射故食
日春秋疏云日月同處則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
故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然而每朔皆會應每
月皆食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
小有盈朔故雖有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
者又非日月異道交互相錯月之一周必半在日
道裏從外而入內半在日道表從內而出外或六
入七出或七入六出凡十三出入而與日會曆家
謂之交道通而計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
交唐一行曰議云日行黃道月有九道其所行之
道遇交則有薄蝕之變也至於合朔如合璧則不
食其交不軌道則食也故驗日食者必以日躔月

道之交驗之耳五代王朴云自古相傳皆謂近交則日月有食殊不知日月之相掩與闇虛之相射其理有異今據諸家之說所謂九道者青道二赤道二白道二黑道二與黃道而九也月不行黃道止行其餘八道但此八道皆斜出入於黃道之內外故謂之九道耳月一歲凡十三次經天則二十次出入於黃道之內外一次經天則一次入一次出也或六次入七次出或七次入六次出各十三出入也此二十六次出入於黃道之時有二十四次皆不與日會惟有兩次與日會故疏云通計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有一交也於此時方有食然而有食有不食者或日月同道之際道有分數故食亦有分數或小有盈縮遂從邊而過故有不食也呂氏詩記十月之交篇載孔疏之說亦然若以定法論之一歲兩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食一何也此柱頊所謂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也朱子與王朴之說合日月之相掩與闇虛之所射是日月食之理也

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鈎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

朱子曰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魄死而明生既望則去日漸近故魄生而明死至晦而朔則又遠日而明復生所謂死而復育也此說謬矣若果如此則未望之前西近東遠而始生之明當在月東既望之後東近西遠而未死之明却在月西矣安得未望載魄於西既望終魄於東而朔日以爲明乎故惟近世沈括之說得之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擢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旁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鈎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鈎對視之則正圓也近歲王普又申其說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鈎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旁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

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古今皆言月有闕惟沈存中云無闕蓋晦日則與日相疊了或從上過或從下過皆不受光至初三方漸上離開了人在下面側看見則其光闕至望日則月與日正相對人在中間正看見則其光方圓●問月中影是地影否曰前輩有此說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旁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天地之影略有形似而非真有物也●問弦之義曰上弦是月盈及一半如弓之上弦下弦是月虧了一半如弓之下弦又問是四分取半否曰二分二至亦是四分取半曆家謂紆前縮後近一遠三以天之圍言之上弦與下弦時月日相看皆四分天之一●黃瑞節曰紆前縮後云者曆家謂春分月弦東井日在奎秋分月弦南斗日在角月在角月在前日在後也近一遠三云者曆家以周天為四分近一分遠三分也

月所位者陽故受日之光不受日之精相望申弦則

光為之食精之不可以二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

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

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

求綑縕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

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

何哉

或問程子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然乎曰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水離物不得故水有離之象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日月得天得自然之理也非蒼蒼之形也

閏餘生於朔不盡周天之氣而世傳交食法與閏異

術蓋有不知而作者爾

宋子曰周天之氣謂二十四氣也月有大小朔不

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天體至圓

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

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一日繞地一周

無餘而常不及天一變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

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

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

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

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四十八餘分

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四而一得

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九百

四十分日之三十四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

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分日之三百三十五

故其行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

者為氣盈月行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五百

九十二者為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一歲閏

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二歲

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

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

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雷端節

曰曆家以一日為九百四十分所謂九百四十分

所謂餘分之積五千九百八十八者一會餘四百

九十九十二會乘之得五千九百八十八也所謂

如日去九百四十分而一者如筭日之法以九百四

十分為一百也得六者得六日也不盡三百四十

八者將餘分五千九百八十八除之六日外猶餘

二百四十八分也日行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

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與天會是一歲三百六十

日而日行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也月行積三

百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十五分也月行積三

二會是一歲三百六十分日而月行少五日又五百

九十二分也將日行所多五日又二百三十五分

合月行所少五日又五百九十二分通得十日又

九十二分也

九十二分也

九十二分也

九十二分也

九十二分也

九十二分也

九十二分也

九十二分也

九十二分也

九十二分也

九十二分也

九十二分也

八百二十七分一歲之閏率也三歲一閏合三歲之間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三十二日又六百單一分也五歲再閏合五歲之間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五十四日又三百七十五分也十九歲七閏合十九歲日行所多月行所少通得整日一萬九千七百一十三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十六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并一百九十九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今為七閏月每月二十九日通二百單三日每月餘分四百九十九分以七乘之得三千四百九十二以日法九百四十分而一除之得三日猶餘六百七十三分并二百單三日通二百單六日又六百七十三分也所謂氣朔分齊者十九年合氣盈朔虛得二百單六日不盡六百七十三分氣之分與朔之分至十九年而皆齊皆所謂氣朔分齊而為一章也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為陰累則相持為雨而降陰為陽得則飄揚為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為風驅歛聚而未散者也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為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大小暴緩和而散則為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為戾氣暄霾陰常散緩受交于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朱子曰此一段見得陰陽之情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為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為陰氣壓墜而下也陰氣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為雲也陽氣伏于陰氣之內不得出故爆

開而為雷也陰氣凝結于內陽氣欲入不得故旋繞其外不已而為風至吹散陰氣盡乃已也庚氣飛覆之類暄霾黃霧之類皆陰陽邪惡不正之氣所以覆水穢濁或有黑色

天象者陽中之陰風霆者陰中之陽

雷霆感動雖速然其所由來亦漸爾能窮神化所從來德之盛者歟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歟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

木之為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為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

之精於水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

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而物兼體不遺

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

朱子曰五行之說正蒙一段說得最好不輕下一字問陰陽五行如何曰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透問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正蒙有一說好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却不屬土陰以陽為質陽以陰為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明西山真氏曰日火外景金水內景本淮南子之說道家謂日火揚光于外故日有食火有滅金水潛光于內故無窮以此為養生之法收視反

觀潛神
不曜

冰者陰凝而陽未勝也火者陽靡而陰未盡也火之
炎人之蒸有影無形能散而不能受光者其氣陽也
陽陷於陰為水附於陰為火

天道篇第三

至教
至德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
夫何言哉

仁體
事無
不在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
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且
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從赤
心片
片說
出來

朱子曰此數句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荀揚出能到
體物猶言為物之體也蓋物物有箇天理體事謂
事事是仁做出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須得仁
以為骨子凡言體便是做他那骨子本是言物以
天為體事以仁為體緣須著從上說故如此下語
體物為物之體猶言幹事為事之幹也出王之王
音往言往來游衍無非是理無一物
之不體猶言無一物不將這箇做骨

聖人
得為
而為

上天之載有感必通聖人之為得為而為之也
天不言而四時行聖人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誠於此

聖人
神道
設教
而天
下服

動於彼神之道與成變化行鬼神成行陰陽之
氣而已矣韓本有此一段
天不言而信神不怒而威誠故信無私故威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卷五

卷五

卷五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

性理大全 卷五 廿九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道也聖不可知也無心
之妙非有心所及也
不見而章已誠而明也不動而變神而化也無為而
成爲物不貳也

已誠而明故能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
富有廣大不禦之盛與日新悠久無疆之道與
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之之理過於耳目心
思天視聽以民明威以民故詩書所謂帝天之命主
於民心而已焉

或問朱子曰所謂帝天之命主於民心曰
皆此理也民心之所向即天心之所存也

化而裁之存乎變存四時之變則周歲之化可裁存
晝夜之變則百刻之化可裁推而行之存乎通推四
時而行則能存周歲之通推晝夜而行則能存百刻
之通

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知上天之載當存文王默而
成之存乎德行學者常存德性則自然默成而信矣
存文王則知天載之神存衆人則知物性之神

谷之神也有限故不能通天下之聲聖人之神惟天
故能周萬物而知

聖人有感無隱正猶天道之神

聖人之神惟天
聖人有感無隱

形而上者得意斯得名得名斯得象不得名非得象者也故語道至於不能象則名言亡矣

世人知道之自然未始識自然之為體爾
有天德然後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

正明不為日月所眩正觀不為天地所遷

神化篇第四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神無方易無體大且一而已爾

虛明一作靜昭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

之充塞無間也

天下之動神鼓之也辭不鼓舞則不足以盡神

鬼神往來屈伸之義故天曰神地曰示人曰鬼神示者歸

之始歸往者來之終

朱子曰說文示字以有所示為義故視字從示天之氣生而不息故曰神地之氣顯然示人故曰示一說一而大謂之天二而小謂之地二而小即示字也天曰神地曰示者蓋其氣未嘗或息也人鬼則其氣有所歸矣

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

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

朱子曰神自是急底物事緩辭如何形容之如陰陽不測之謂神神無方易無體皆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以形容之則不可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
 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
 道知化則義不足云天之化也運諸氣人之化也順
 夫時非氣非時則化之名何有化之實何施中庸曰
 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而化之皆以其德合陰陽與
 天地同流而無不通也所謂氣也者非待其蒸鬱凝
 聚接於目而後知之苟健順動止浩然湛然之得言
 皆可名之象爾然則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若非象
 指何為時世人取釋氏銷礙入空學者舍惡趨善以
 為化此直可為始學遣累者薄乎云爾豈天道神化

所同語也哉

朱子曰神化二字雖程子說得亦不甚分明惟是
 橫渠推出來曰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又
 曰一故神兩在故不測言兩在者或在陰或在陽
 在陰時全體都是陰在陽時全體都是陽化是逐
 一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
 去便成一年這是化●問象若非氣指何為象時
 若非象指何為時曰且如天地日月若無這氣何
 以撐拄得成這象象無晦明何以別其為晝夜無
 寒暑何以別
 為冬夏

變則化由粗入精也化而裁之謂之變以著顯微也
 谷神不死故能微顯而不揜

君子幽獨防亦不懈

鬼神常不死故誠不可揜人有是心在隱微必乘間
 而見故君子雖處幽獨防亦不懈

神化者天之良能非人能故大而位天德然後能窮神知化

大可為也大而化不可為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強也

大而化之能不勉而大也不已而天則不測而神矣先後天而不違順至理以推行知無不合也雖然得

聖人之任者皆可勉而至猶不害於未化爾大幾聖矣化則位乎天德矣

大則不驕化則不吝無我而後大大成性而後聖聖位天德不可致知謂

身安

而德

滋窮神

知化

與天

為一

君子

未或

致知

神故神也者聖而不可知

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窮神知化與天為一豈有我能勉哉乃德盛而自致爾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

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朱子曰精熟義理而造於神事素定乎內而乃所以求利乎外也通達其用而身得其安素利乎外而乃所以致養其內也蓋內外相應之理入神是入至於微妙處此却似向內做工夫非是作用

於外然乃所以致用於外也故嘗謂門人口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

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
而已橫渠可謂精義入神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
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知微知
彰不舍而繼其善然後可以成人性矣

聖不可知者乃天德良能立心求之則不可得而知
之

聖不可知謂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
道其必知神之為也

見易則神其幾矣

神一天下之動

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

者象見而未形也形則涉乎明不待神而後知也吉

之先見云者順性命則所先皆吉也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

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精義入神豫之至也

狗物喪心人化物而滅天理者乎存神過化忘物累

而順性命者乎

敦厚而不化有體而無用也化而自失焉狗物而喪

已也大德敦化然後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性性為

仁智一而聖人之事備

生理大方 卷五 三十三

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

西山真氏曰

過化存神此四字本出孟子過化謂

聖人凡所經歷處人皆化之存神謂其中所存神妙正意只是如此至橫渠先生乃謂性性為能存神物物為能過化下性字指本然者而言上性字是謂我能全其性而不為情所蕩而失其性則其所存者神妙而不可測下物字指事物而言上物字指我之應物而言謂物物各自有理我隨其理以應之物各付物不以己之私意參乎其間則事過弗留如水之釋如風之休後來諸老先生多本其說獨文公不以為然者蓋孟子之意未說到如此深故也文公解經每務平實如此然橫渠先生之說亦不可不知也

無我然後得正已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過則溺於空淪於靜既不能存夫神又不能知夫化矣

義以反經為本

旁行不流圓神不倚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溺於流也義以反經為本經正則精仁以敦化為深化行則顯義入神動一靜也仁敦化靜一動也仁敦化則無體義入神則無方

動物本諸天

動物篇第五

動物本諸天以呼吸為聚散之漸植物本諸地以陰陽升降為聚散之漸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為鬼以其歸也

朱子曰此息只是生息之息非止息之息孟子言日夜之所息程子謂息字有二義愚謂只是生息

●至之謂神反之謂鬼固是然雷風山澤亦有神
今之廟貌亦謂之神亦以方伸之氣為言耳此處
 要錯綜周徧而觀之伸中有屈屈中有伸伸中有
 屈如人有魄是也屈中有伸如鬼而有靈是也
 ●
人死便是歸祖
 考來格便是神

氣於人生而不離死而游散者謂魂聚成形質雖死
 而不散者謂魄

海水凝則冰浮則漚然冰之才漚之性其存其亡海

不得而與焉推是足以究死生之說

伊川程子
改與為有

有息者根於天不息者根於地根於天者不滯於用
 根於地者滯於方此動植之分也

生有先後所以為天序小大高下相並而相形焉是

謂天秩天之生物也有序物之既形也有秩知序然

後經正知秩然後禮行

凡物能相感者鬼神施受之性也不能感者鬼神亦
 體之而化矣

物無孤立之理非同異屈伸終始以發明之則雖物
 非物也事有始卒乃成非同異有無相感則不見其
 成不見其成則雖物非物故一屈伸相感而利生焉
 獨見獨聞雖小異怪也出於疾與妄也共見共聞雖

大異誠也出陰陽之正也

賢才
出國
將昌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人之有息蓋剛柔相摩乾坤闔闢之象也

寤形開而志交諸外也夢形閉而氣專乎內也寤所以知新於耳目夢所以緣舊於習心醫謂飢夢取飽夢與凡寤夢所感專語氣於五藏之變容有取焉爾聲者形氣相軋而成兩氣者谷響雷聲之類兩形者桴鼓叩擊之類形軋氣羽扇敲矢之類氣軋形人聲笙簧黃之類是皆物感之良能人皆習之而不察者爾形也聲也臭也味也溫涼也動靜也六者莫不有五行之別同異之變皆帝則之必察者歟

誠明篇第六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天人異用不足以言誠天人異知不足以盡明所謂

誠明者性與天道不見乎小大之別也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智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

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

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為貴

誠有是物則有終有始偽實不有何終始之有故曰

不誠無物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仁智合一存乎聖

性理大全

卷五

三十一

性者萬物之一源
天人能盡其道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

朱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已
有是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物亦有是

天能為性人謀為能大人盡性不以天能為能而以人謀為能故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

盡性然後知生無所得則死無所喪

未嘗無之謂體體之謂性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

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

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

然後能至於命

知性知天則陰陽鬼神皆吾分內爾

天性在人正猶水性之在冰凝釋雖異為物一也受

光有小大昏明其照納不二也

問冰水之說何謂近釋氏朱子曰水性在冰只是
凍凝成箇冰有甚造化及其釋則這冰復歸於水
便有迹了與天性在人自不同猶程子器受日光
之說便是是否曰是除了器日光便不見却無形了

天良能本吾良能顧為有所喪爾

明天人之本無二

上達反天理下達旬人欲者與

性其總合兩也命其受有則也不極總之要則不至受之分盡性窮理而不可變乃吾則也天所自不能已者謂命不能無感者謂性雖然聖人猶不以所可憂而同其無憂者有相之道存乎我也

或問朱子曰物所不能無感謂性曰有此性自是
因物有感見於君臣父子日用事物當然處皆感
也所謂感而遂通是也此句對了天所不能自已
謂命蓋此理自無息止時晝夜寒暑無一時停故
逝者如斯而程子謂與道為體這道理古今晝夜
無須更息故曰不能已○問性只是理安能感恐
此語只可名心否曰橫渠此言雖未親切然感
固是心所以感者亦是此心中有此理方能感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

不以小害大未喪本焉耳

問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朱子曰湛一是未感
物之時甚然他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日之欲色
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曰
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是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
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
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已成物不失其道

以生為性既不通晝夜之道且人與物等故告子之
妄不可不詆

性於人無不善繫其善反不善反而已過天地之化

不善及者也命於人無不正繫其順與不順而已行險以僥倖不順命者也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朱子曰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天地之性是理也纔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論天地之性則專指理而言論氣質之性則以理與氣雜而言之○氣質陰陽五行所為性即太極之全體但論氣質之性即此體墮在氣質之中爾非別有一性也○氣質之說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曾有人說到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勉齋黃氏曰自孟子言性善而荀卿言性惡揚雄言善惡混韓文公言三品及至橫渠張子分為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然後諸子之說始定

蓋自其理而言之不雜乎氣質而為言則是天地賦與萬物之本然者而寓乎氣質之中也故其言曰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蓋謂天地之性未嘗離乎氣質之中也其以天也為言特情其純粹至善乃天地賦予之本然也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其所以有善惡之不同何也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惡也曰既言氣質之性有善惡則不復有天地之性也子思子又有未發之中何也曰性固為氣質所雜矣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贏乏而理則無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聽命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程子曰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則理固有寂感而靜則其本也動則有萬變之不同焉愚嘗以是而質之先師矣後人未發之前



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至哉此言也○西山真氏曰張子有言為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此即所謂善反之者也程子亦曰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亦是張子之意

人之剛柔緩急有才與不才氣之偏也天本參和
偏養其氣反之本而不偏則盡性而天矣性未成則
善惡混故豐豐而繼善者斯為善矣惡盡去則善因
以亡故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
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天而已
故論死生則曰有命以言其氣也語富貴則曰在天
以言其理也此大德所以必受命易簡理得而成位

乎天地之中也所謂天理也者能悅諸心能通天下
之志之理也能使天下悅且通則天下必歸焉不歸
焉者所乘所遇之不同如仲尼與繼世之君也舜禹
有天下而不與焉者正謂天理馴致非氣稟當然非
志意所與也必曰舜禹云者餘非乘勢則求焉者也

朱子曰張子只是說性與氣皆從上面流下來自
家之德若不能有以勝其氣則抵是奉當得他那
所賦之氣若是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所以受其
賦予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
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
死生脩天而已蓋死生脩天富貴貧賤這却還他
氣至義之於君臣仁之於父子所謂命也有性焉
君子不謂命也這箇却須由我不由他●性命於
氣是性命都由氣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
其自然性命於德是性命都由德則性能全天德

命能順天理。問先生舊說性命於氣之命為聽命之命。今以命與性字平說。所以後面分言性天德命。天理不知如何。曰命字較輕。間若將性命作兩字看。當云性命皆由於氣。由於德。曰橫渠文字自如此。●問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這處性命如何分別。曰性是以其定者而言。命是以其流行者而言。命便是水恁地流。底性便是將碗盛得來。大碗盛得多。小碗盛得少。淨潔。穢盛得清。汗漫。穢盛得濁。●潛室陳氏曰。義理不勝氣稟。則性與命皆隨氣稟中去。所以多不善。若義理勝氣稟。則性與命皆向義理中來。所以為善。德謂義理之性。氣謂血氣之性。學間之道無他。不過欲以義理勝血氣。

利者為神滯者為物。是故風雷有象。不速於心。心禦見聞。不弘於性。上智下愚。習與性相遠。既甚而不可變者也。

君子與天地同流異行

和樂道之端。天地之性。久大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有思慮知識。則喪其天矣。君子所性。與天地同流。異行而已焉。

在帝左右。察天理而左右也。天理者。時義而已。君子教人。舉天理以示之而已。其行也。述天理而時措之也。

和樂道之端乎。和則可大樂。則可久。天地之性。久大而已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朱子曰只將自家意思體驗便見得人心虛靜自然清明纔為物欲所蔽便暗了此陰濁所以勝也

不誠不莊可謂之盡性窮理乎性之德也未嘗偽且慢故知不免乎偽慢者未嘗知其性也

勉而後誠莊非性也不勉而誠莊所謂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與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免難於苟也

險幸也

莫非命也順受其正順性命之理則得性命之正滅理窮欲人為之招也

大心篇第七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見聞之知乃物交而知非德性所知德性所知不萌於見聞

朱子曰體猶仁體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脉絡貫通無有不到苟一物有未體則便有不到處包

聖人
不以
見聞
梏其
心
天下
無一
物非
我

括不盡是心為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問辭之義曰此是置心在物中究見其理如格物致知之義與辭用之辭不同●問不以聞見措其心曰此是說聖人盡性事今人理會學先於見聞上做工夫到然後脫然貫通蓋尋常見聞一事只知得一箇道理若到貫通便都是一理曾子是已●盡心則只是極其大心極其大則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然孟子子之意只是說窮理之至則心自然極其全辭而無餘非是要大其心而後知性知天也●問如何是有外之心曰只是有私意便內外扞格只見得自家身已凡物皆不與已相關便是有外之心●問如何是不足以合天心曰天大無外物無不包物理所在一有所遺則吾心為有外便與天心不相似●橫渠此說固好然只管如此說相將便無規矩無歸着此心便瞥入虛空裏去了夫子為萬世道德之宗都說得語意平易從得夫子之言便是無外之實●西山真氏曰朱子云云蓋慮其弊至此學者未可以疑張子之說也

由象識心徇象喪心知象者心存象之心亦象而已謂之心可乎

人謂已有知由耳目有受也人之有受由內外之合也知合內外於耳目之外則其知也過人遠矣

天之明莫大於日故有目接之不知其幾萬里之高也天之聲莫大於雷霆故有耳屬之莫知其幾萬里之遠也天之不禦莫大於太虛故心知廓之莫究其極也人病其以耳目見聞累其心而不務盡其心故思盡其心者必知心所從來而後能

耳目雖為性累然谷內外之德知其為啓之之要也

成吾身者天之神也。不知以憐成身而自謂因身發智貪天功為己力。吾不知其知也。民何知哉。因物同異相形萬變相感耳目內外之合貪天功而自謂已知爾。

骸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骸道其為人也。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朱子曰非以身骸道蓋是主於義理只知有義理却將身只做物樣看待謂如先理會身上利害是非便是以身骸道如顏子非禮勿視便只知有禮不知有己耳只是有義理直把自家作無物看伊川亦云除却身只是理懸空只是箇義理

能以天骸身則能骸物也不疑

成心忘然後可與進於道

成心者私意也

化則無成心矣。成心者意之謂與。

無成心者時中而已矣。

心存無盡性之理。故聖不可知謂神。

此章言心者亦指私心為言也

以我視物則我大以道體物我則道大。故君子之大也。大於道大於我者容不免狂而已。

燭天理如向明萬象無所隱窮。人欲如專顧影間區區於一物之中爾。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歟。

疑夏疑冰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歟。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歟。

心存無盡性之理 君子大於道 萬象無所隱窮

性理大方廣卷五
以其不識

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為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為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所從也

中正貫天下之道

中正篇第八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

君子大居正

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樂正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為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學者中道而立

仲尼賢其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黃瑞節曰張子所引論語未見其止其說與舊解不同舊解對進而言則止為已義張子以止為聖人之極功故言顏子未至聖人之止未詳是否

生理大方

卷五

四十五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
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爲之像此顏子之嘆
乎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
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太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
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
嘆也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爲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
未成之地爾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
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
息可期矣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
故致曲于誠者必變而後化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于勉而大
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

性理大全卷五
四
之清勉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不得已當爲而爲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爲之雖善皆意也正已而物正大人也正已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爲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爲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爲朱盡况有意于未善耶仲

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不得已而後爲至于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

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

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

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于大矣

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

而得素也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

仲尼
竭兩
端之
教

天理
一貫

得所
養而
進於
大

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正經以貫天下之道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徒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智者以學

天下人

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已一身當然爾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已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已蓋取諸人而為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如是

性理大全 卷五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
不陷於惡有諸已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
聖人之室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
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
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為善人信士而已好德
如好色好仁為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
加乎其身惡不仁為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
故孔子未見其人必嘆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
已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得叛而去溫故
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蓋思昔
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責已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
人學之至也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
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
於不知者爾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

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

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教人隱而未見之

隱而未見之仁

也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

也

學者四失為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

則止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

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以心求道正猶以已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為不思

而得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為

無失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

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上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

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

則德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

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為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

聖人一言

性理大全

卷五

五

盡天下之道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

仲尼問同答異

聖人未嘗有知

性理大全卷五

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灑掃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也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

洪鐘未嘗有聲百扣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有如時雨之化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為而後教之也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臧凡學官先事士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止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諭人者先其意而遜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朱子曰志者心之所之是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已營為謀度皆意也

生理大全

卷五

五十二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智以舉直錯諸枉

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眾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政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已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為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為謀 ●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為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子而卒化之眾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大尾終

君子三術

凡人以天

下為度

性理大方書卷之六

正蒙二

至當篇第九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

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

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能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

云者語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

之事備矣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

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龜子夏謂大德

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禮器則大矣脩性而非小成者與運則化矣達順而

樂亦至焉爾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

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孚天下脩

己以安人脩己而安人不行乎妻子况可愾於天

下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

濟衆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

聖人
同乎
人而
無我

制行以已非所以同乎人

必物之同者已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已則非矣

能通天下之志者為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

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道遠人則不仁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

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

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

義有所錯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

盡文而動以變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

仁者於義或害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

也

大海無潤因暘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

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

助寡則親戚畔之

能保其身則不擇地

而安不能有其身則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

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已治已則無尤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

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

君子於仁聖為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

為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

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消諸

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聖人天聰明之

盡者爾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

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

道矣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又則氣

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清為異物和為徇物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

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

聖人天聰明之盡
大人代天而理物

金和玉節

其違道也遠矣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大則直不絞方不劇故不習而無不利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為能以屈為伸

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何爭

君子交伸於不爭之地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

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為

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

恭敬擗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已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徙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唯其時物前定而不疚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已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

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謂我於辭命則不能又

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

辭為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

闇然脩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作者篇第十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

非有述於人者也

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

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

舜臣德故不敢不虔其始

稽衆舍已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

人惟已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七人制法興王之道

性理大全 卷六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爲善也隱惡也
所覺者先也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爲善象憂亦憂象喜
亦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爲不幸均矣明庶
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
慙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
人在已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干其

身望道而必吾見也疑周公上有坐以待旦四字

黃瑞節曰干與迂同出文王世子

帝臣不蔽言桀有罪已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
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
已不敢不聽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
以縻繫於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
而聽天命者與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

文王多助於四友之臣

順帝則而天下自歸

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為政不革命而有中國嘿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黃端節曰張子用詩語而以不革為不革命未詳是否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
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眾脩已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曾政之弊馭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囚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為有命如晏嬰知矣而獨不智於仲尼非天命耶

山棗藻稅為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回歸於不智宜矣

使民義不害不能教愛猶眾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不興僑之病與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勢則反為獻子之所賤矣

性理大全卷六

性理大全卷六
八
顯吏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
曾臣乃吾事社稷之臣也

三十篇十一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
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
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
思不勉從容中道

仲尼
德進
之盛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
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

地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
矩老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
乎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困而不知變民斯爲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
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
者存乎疾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
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
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知
我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仲尼
夢寐
不忘
為東
周之
意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
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為東周
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立
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
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
事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
乘田得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
欲仕貧無從以得之今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

事事矣而又絕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
禮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
後進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
為所謂不願乎其外也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
文章知其已矣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
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

而已舉近者而言約也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
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
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
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
豈虛語哉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
擯趨進翼如此翼如左沒階趨進翼如張拱賓不顧
矣相君送賓賓去則曰曰賓不顧而去矣紆君敬也
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紆也

冉子請粟與原思爲宰見聖人之用財也

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苟以是心至教之在
我爾不爲已甚也如是

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爲
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
陋之有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固猶不回也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爲變化所貴
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不憚卑以求富

性理大全 卷六
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反於利盡性者方能
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難名人
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
於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愧於已者不輒貳之於後也
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
見其人也

顏子
與聖
者同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
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龍德聖脩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
好學也已矣

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
而達夫異同者矣

放鄭聲遠佞人顏回爲邦禮樂法度不必教之惟損
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
大鄭聲佞人能使爲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
士而懷居不可以爲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
而貧且賤君子耻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

聖人
合內
外而
成仁

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為有是也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道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為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為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爻卦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顏孟
潛見
不同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脩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犁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駢且角縱不為大祀

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有德篇第十二

有德者必有言能為有也志於仁而無惡能為無也
行脩言道則當為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
故徃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志正深遠不務硜硜信其小者
辭取意達則止多或反害也

君子寧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寧身被困辱
不徇人以非禮之恭寧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
人三者知和而能以禮節之也與上有子之言文相

屬而不相蒙者凡論語孟子發明前文義各未盡者皆挈之他皆放此

德主天下之善

德主天下之善善原天下之一善同歸治故王心一

善原

言必主德故王言大

天下之一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宋子曰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天地之生物以四時運動春生夏長固是不息及至秋冬凋落亦只藏於其中故明年復生若使秋冬已絕則來春無緣復有生意學者常喚令此心不死則日有進一息之間亦有養一瞬之間亦有存如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之意但說得大緊

君子於民道使為德而禁其為非不大望於愚者之

道與禮謂道民以言禁民以行斯之謂爾

無徵而言取不信啓詐妄之道也杞宋不足徵吾言

則不言周足徵則從之故無徵不信君子不言

便僻足恭善柔令色便佞巧言

節禮樂不使流離相勝能進反以為文也

程子曰禮之與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及為文減是退讓樽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然非人之所樂故須進步向前着力去做故以進為文盈是舒暢發越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本如此然易至於流蕩却須收拾向裏故以反為文

驕樂侈靡宴樂宴安

言形則卜如響以是知蔽固之私心不能嘿然以達於性與天道

人道知所先後則恭不勞慎不憊勇不亂直不絞民化而歸厚矣

膚受陽也其行陰也象生法必效故君子重夫剛者歸罪為尤罪已為悔言寡尤者不以言得罪於人也已所不欲勿施於人能恕已以仁人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已雖不施不欲於人然人施於已能無怨也敬而無失與人接而當也恭而有禮不為非禮之恭也

聚百順以事君親故曰孝者畜也又曰畜力者好君也

事父母先意承志故能辨志意之異然後能教人

程子曰意與志異志是所存處意是發動處如先意承志自不同也

藝者日為之分義涉而不有過而不存故曰游

天下有道道隨身出天下無道身隨道屈

安土不懷居也有為而重遷無為而輕遷皆懷居也

老而不死是為賊幼不率教長無循述老不安死三者皆賊生之道也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徙義

樂驕樂則佚欲樂宴樂則不能徙義

不僭不賊其不忮不求之謂乎

不穿窬義也謂非其有而取之曰盜亦義也惻隱仁也如天亦仁也故擴而充之不可勝用

自養薄於人私也厚於人私也稱其才隨其等無驕吝之弊斯得之矣

罪已則無尤

困辱非憂取困辱為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為樂

勇者不懼死且不避而反不安貧則其勇將何施耶不足稱也仁者愛人彼不仁而疾之深其仁不足稱也皆迷謬不恩之甚故仲尼率歸諸亂云

擠人者人擠之侮人者人侮之出乎爾者反乎爾理也執不得反亦理也

克已行法為賢

克已行法為賢樂已可法為聖聖與賢迹相近而心之所至有差焉辟世者依乎中庸沒世不遇而無嫌

辟地者不懷居以害仁辟色者遠耻於將形辟言者免害於禍辱此為士清濁淹速之殊也辟世辟地雖

聖人亦同然憂樂於中與賢者其次者為異故曰迹相近而心之所至者不同

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之意與表記所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

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

相表裏

弓調而後求勁馬馬服而後求良馬士必慤而後智
能焉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近

谷神能象其聲而應之非謂能報以律呂之變也猶
卜筮叩以是言則報以是物而已易所謂同聲相應
是也王弼謂命呂者律語聲之變非此之謂也
行前定而不疚光明也大人虎變夫何疚之有
言從作又名正其言易知人易從聖人不患為政難
患民難喻

有司篇第十三

有司政之綱紀也始為政者未暇論其賢否必先正
之求得賢才而後舉之

為政不以德人不附且勞

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欲生於不足則民盜能使無
欲則民不為盜假設以子不欲之物賞子使竊其所
不欲子必不竊故為政者在乎足民使無所不足不
見可欲而盜必息矣

為政必身倡之且不愛其勞又益之以不倦

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故雖湯武之舉不謂
之討而謂之伐陳恒弑君孔子請討之此必因周制

君子公物
利於

鄰有弑逆諸侯當不請而討孟子又謂征者上伐下
敵國不相征然湯十一征非賜鈇鉞則征討之名至
周始定乎

野九一而助郊之外助也國中什一使自賦郊門之
內通謂之國中田不井授故使什而自賦其一也
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
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
刑政亦制數而已爾

富而不治不若貧而治大而不察不若小而察
報者天下之利率德而致善有勸不善有沮皆天下
之利也小人私已利於不治君子公物利於治

大易篇第十四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語天地陰陽情偽至隱贖而不可惡也諸子馳騁
說辭窮高極幽而知德者厭其言故言為非難使君
子樂取之為貴

易一物而三才陰陽氣也而謂之天剛柔質也而謂
之地仁義德也而謂之人

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大小
及繫辭其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

一本大作又無其爻二字

六爻
三極
之道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無以見易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陽徧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吉凶變化悔吝剛柔易之四象與悔吝由羸不足而生亦兩而已

尚辭則言無所苟尚變則動必精義尚象則法必致用尚占則謀必知來四者非知神之所爲孰能與於此

易非天下之至精則詞不足待天下之問非深不足通天下之志非通變極數則文不足以成物象不足以制器幾不足以成務非周知兼體則其神不能通天下之故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示人吉凶其道顯矣知來藏往其德行神矣語著龜

之用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無咎之道也
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爲之
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佑神
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
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
措於民者遠矣

潔靜精微不累其迹知足而不賤則於易深矣
天下之理得元也會而通亨也說諸心利也一天下
之動貞也

乾之四德終始萬物迎之隨之不見其首尾然後推
本而言當父母萬物

彖明萬物資始故不得不以元配乾坤其偶也故不
得不以元配坤

仁統天下之善禮嘉天下之會義公天下之利信一
天下之動

六爻擬議各正性命故乾德旁通不失大和而利且
貞也

顏氏求龍德正中而未見其止故擇中庸得一善則
拳拳服膺嘆夫子之忽焉前後也

性理大全 卷九
乾三四位過中重剛庸言庸行不足以濟之雖大人
之盛有所不安外趨變化內正性命故其危其疑艱
於見德者時不得舍也九五大入化矣天德位矣成
性聖矣故既曰利見大人又曰聖人作而萬物覩亢
龍以位畫爲言若聖人則不失其正何亢之有
聖人用中之極不勉而中有大之極不爲其大大人
望之所謂絕塵而奔峻極于天不可階而升者也
乾之九五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乃大人造位天德
成性躋聖者爾若夫受命首出則所性不存焉故不
曰位乎君位而曰位乎天德不曰大人君矣而曰大
人造也

人造也

潛室陳氏曰橫渠此說不要作得時位大人看要
作孔子看所謂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聖人有聖人
用學者有學者用此善學易者若
專指爲堯舜湯武則不識易矣

庸言庸行蓋天下經德達道大人之德施於是者溥
矣天下之文明於是者著矣然非窮變化之神以時
措之宜則或陷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此顏子所以
求龍德正中乾乾進德思處其極未敢以方體之常
安吾止也

惟君子爲能與時消息順性命躬天德而誠行之也
精義時措故能保合大和健利且貞孟子所謂始終

條理集大成於聖智者與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
時乘六龍以御天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乃
利貞其此之謂乎

成性則躋聖而位天德乾九二正位於內卦之中有
君德矣而非上治也九五言上治者言乎天之德聖
人之性故捨曰君而謂之天見大人德與位之皆造
也

大而得易簡之理當成位乎天地之中時舍而不受
命乾九二有焉及夫化而聖矣造而位天德矣則富
貴不足以言之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主於求吾志而已無所求於外
故善世博化龍德而見者也若潛而未見則爲已而
已未暇及人者也

成德爲行德成自信則不疑所行日見乎外可也
乾九三修辭立誠非繼日待旦如周公不足以終其
業九四以陽居陰故曰在淵能不忘於躍乃可免咎
非爲邪也終其義也

至健而易至順而簡故其險其阻不可階而升不可
勉而至仲尼猶天九五飛龍在天其致一也
坤至柔而動也剛乃積大勢成而然也

仲尼
猶天

乾至健無體為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

坤先迷不知所從故失道後能順聽則得其常矣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勝乎健不匱乎勞終始乎止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巽為木萌於下滋於上為繩直順以達也為工巧且順也為白所遇而從也為長為高木之性也為臭風也入也於人為寡髮廣顙躁人之象也坎為血卦周流而勞血之象也為赤其色也

離為乾卦於木為科上槁附且躁也

艮為小石堅難入也為徑路通或寡也

或一本作止字

兌為附決內實則外附必決也為毀折物成則上柔者必折也

坤為文衆色也為衆容載廣也

乾為大赤其正色為冰健極而寒甚也

震為萑葦為蒼葦竹為專皆著鮮也

一陷溺而不得出為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為離

艮一陽為主於兩陰之上各得其位而其勢止也易言光明者多艮之象著則明之義也

蒙無遽亨之理由九二循循行時中之亨也

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仲尼以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中孚上巽施之下悅承之其中必有感化而出焉者蓋孚者覆乳之象有必生之理

物因雷動雷動不妄則物亦不妄故曰物與无妄靜之動也無休息之期故地雷為卦言反又言復終

則有始循環無窮人指其化而裁之爾深其反也幾其復也故曰反復其道又曰出入無疾

益長裕而不設益以實也妄加以不誠之益非益也井渫而不食強施行惻然且不售作易者之嘆與

闔戶靜密也闢戶動達也形開而目覩耳聞受於陽也

辭各指其所之聖人之情也指之以趨時盡利順性命之理臻三極之道也能從之則不陷於凶悔矣所謂變動以利言者也然爻有攻取愛惡本情素動因生吉凶悔吝而不可變者乃所謂吉凶以情遷者也

性理大全卷六
能深存繫辭所命則二者之動見矣又有義命當吉當凶當否當亨者聖人不使避凶趨吉一以貞勝而不顧如大人否亨有隕自天過涉滅頂凶无咎損益龜不克違及其命亂也之類三者情異不可不察因爻象之既動明吉凶於未形故曰爻象動乎内吉凶見乎外

富有者大無外也日新者久無窮也

顯其聚也隱其散也顯且隱幽明所以存乎象聚且散推盪所以妙乎神

變化進退之象云者進退之動也微必驗之於變化

之著故察進退之理為難察變化之象為易

憂悔吝者存乎介欲觀易象之小疵宜存志靜知所動之幾微也

往之為義有已往有方往臨文者不可不察

樂器篇第十五

樂器有相周名之治與其有雅太公之志乎雅者正也直已而行正也故訊疾蹈厲者太公之事耶詩亦有雅亦正言而直歌之無隱諷譎諫之巧也

象武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學之大武武王沒嗣王象武王之功之舞歌武以

奏之冠者酌周公沒嗣王以武功之成由周公告其

成於宗廟之歌也十三舞馬

興已之善觀人之志羣而思無邪然而止禮義入可

事親出可事君但言君父舉其重者也

志至詩至有象必可名有名斯有體故禮亦至焉

幽贊天地之道非聖人而能哉詩人謂后稷之穡有

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

禮矯質求稱或文或質居物後而不可常也他人亦

未美故絢節之以文莊姜才甚美乃更絢之用質素

下文繪事後素素謂其材字雖同而義施各異故設

色之工材黃白者必繪以青赤材赤黑必絢以粉素

陟降庭止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德脩業欲及時也

在帝左右所謂欲及時者與

潛室陳氏曰一陟一降初無定所此言上下無常而常若有所見於庭真有物臨之者豈非存誠無

邪之驗邪在帝左右天理無時離吾身豈非進修欲及時邪

江沱之勝以類行而欲喪朋故無怨嫡以類行而不

能喪其朋故不以媵備數卒能自悔得安貞之吉乃

終有慶而其嘯也歌

采臬耳議酒食女子所以奉賓祭厚君親者足矣又

思酌使臣之勞推及求賢審官王季文王之心豈是

過歟

甘泉初能使民不忍去中能使民不忍傷卒能使民
知心敬而不瀆之以拜非善教寔明能取是於民哉
振振勸使勉也歸哉歸哉序其情也

卷耳念臣下小勞則思小飲之大勞則思大飲之甚
則知其怨苦嗟嘆婦人能此則險詖私謁害政之心
知其無也

綢直如髮貧者紒縱無餘順其髮而直韜之爾

蓼蕭裳華有譽處兮皆謂君接已溫厚則下情得伸
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

商頌顧予烝嘗湯孫之將言祖考來顧以助湯孫也

鄂不韡韡兄弟之見不致文於初本諸誠也

采苓之詩舍旃則無然為言則求所得所譽必有所
試厚之至也

簡略也無所難也甚則不恭焉賢者仕祿非迫於飢
寒不恭莫甚焉簡兮簡兮雖刺時君不用然為士者
不能無太簡之譏故詩人陳其容色之盛善御之強
與夫君子由房由敖不語其材武者異矣

破我斧缺我斨言四國首亂烏能有為徒破缺我斧
斨而已周公征而安之愛人之至也

周公感人心於和平

伐柯言正當加禮於周公取人以身也其終見書子小子其新逆

九罭言王見周公當大其禮命則大人可致也

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聖卒能感人心於和平也

甫田歲取十千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畝九一之法也

后稷之生當在堯舜之中年而詩云上帝不寧疑在

堯時高辛子孫為二王後而詩人稱帝爾

唐棣枝類棘枝隨節屈曲則其華一偏一及左右相

矯因得全體均正偏喻管蔡失道反喻周公誅殛言

我豈不思兄弟之愛以權宜合義主在遠者爾唐棣

本文王之詩此一章周公制作序已情而加之仲尼

以不必常存而去之

朱子曰唐棣自是一篇詩與棠棣別且是兩般物夫子止是取下面兩句云人但不思思則何遠之

有不與上文通漢儒合為一章故誤認偏其反而為反經合道也○黃瑞節曰張子誤以唐棣為常

棣又誤襲漢儒之失然以為仲尼去之甚善蓋刪詩也

日出而陰升自西日迎而會之雨之候也喻婚姻之

得禮者也日西矣而陰生於東喻婚姻之失道者也

鶴鳴而子和言出之善者與鶴鳴魚潛畏聲聞之不

臧者與

世聖六卷六
三十一
皖彼晨風鬱彼北林晨風雖摯擊之鳥猶時得退而依深林而止也

漸漸之石言有豕白蹄豕涉波矣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豕足皆白衆與涉波而去水患之多爲可知也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猶王天下有三重焉言也動也行也

苟造德降則民誠和而鳳可致故鳴鳥聞所以爲和氣之應也

九疇次叙民資以生莫先天材故首曰五行君天下

必先正已故次五事已正然後邦得而治故次八政

政不時舉必昏故次五紀五紀明然後時措得中故

次建皇極求大中不可不知權故次三德權必有疑

故次稽疑可徵然後疑決故次庶徵福極徵然後可

不勞而治故九以嚮勸終焉五爲數中故皇極處之

權過中而合義者也故三德處六

親親尊尊又曰親親尊賢義雖各施然而親均則尊

其尊尊均則親其親爲可矣若親均尊均則齒不可

以不先此施於有親者不疑若尊賢之等則於親尊

之殺必有權而後行急親賢爲堯舜之道然則親之

下必
先正
已

性理大全卷六
賢者先得之於踈之賢者爲必然堯明俊德於九族而九族睦章俊德於百姓而萬邦協黎民雍臯陶亦以惇叙九族庶民勵翼爲邇可遠之道則九族勉敬之人固先明之然後遠者可次叙而及大學謂克明俊德爲自明其德不若孔氏之註愈

義民安分之良民而已俊民俊德之民也官能則準牧無義民治昏則俊民用微

五言樂語歌詠五德之言也

卜不習吉言卜官將占先決問人心有疑乃卜無疑則否朕志無疑人謀僉同故無所用卜鬼神必依龜筮必從故不必卜筮玩習其吉以瀆神也

衍忒未分有悔吝之防此卜筮之所由作也

王禘篇第十六

禮不王不禘則知諸侯歲闕一祭爲不禘明矣至周以祠爲春以禴爲夏宗廟歲六享則二享四祭爲六矣諸侯不禘其四享歟夏商諸侯夏特一禘王制謂初則不禘禘則不嘗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爾作記者不知文之害意過矣

禘於夏周爲春夏嘗於夏商爲秋冬作記者交舉以二氣對互而言爾

享嘗云者享為追享朝享禘亦其一爾嘗以配享亦對舉秋冬而言也夏商以禘為時祭知追享之必在夏也然則夏商天子歲乃五享禘列四祭并禘而五也周改禘為禴則天子享六諸侯不禘又歲闕一祭則亦四而已矣王制所謂天子牲禘禘禘禘禘禘既以禘為時祭則禘可同時而舉禘以物薄而諸侯牲嘗從舊禘一牲一禘言於夏禘之時正為一祭特一禘而已然則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矣下又云嘗禘烝禘則嘗烝且禘無疑矣若周制亦當闕一時之祭則當云諸侯祠則不禴禴則不嘗

庶子不祭祖

不止言王考而已

明其宗也

明宗子當祭也不祭禴以

黃帝制禘禘之說不一禮記方輿一家皆非往往因王制所說四時祭名有所謂禘遂例以大禘釋之張子云假其名以見時祀之數此語最明今考以禘為四時之祭之一惟王制有此蓋禘天子大祭也祭始祖自出之帝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只祭此二位其禮極嚴祫有二有時祫有大祫時祫者祭始祖與親廟而不及祧廟也大祫者三年而祫則合已毀未毀之廟而祭于始祖之廟也毀廟即祧廟也方氏分祧毀為二非也王制所謂祫禘與大禘之禘不同張子所云假禘之名以見數是已天子牲禘者春祭時物不備故每廟符祭不遷主於祖廟也祫禘禘禘禘禘禘禘禘二時之祭禮物可備故皆合羣主於祖廟也天子之禮也諸侯下天子一等故春之牲禘秋之嘗禘冬之烝禘皆與天子同惟夏之禘則或一牲焉或一禘焉也張子云不王不禘又著見於此此釋王制說也

音特禴禴通

卷六

三

為親之極甚者故又發此文明其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

與禰故也此以服言不以祭言故又發此條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註不祭殤者父之庶蓋以殤

未足語世數特以已不祭禰故不祭之不祭無後者

祖之庶也雖無後以其成人備世數當祔祖以祭之

已不祭祖故不得而祭之也祖庶之殤則自祭之也

言庶孫則得祭其子之殤者以已為其祖矣無所祔

之也凡所祭殤者唯適子此據禮天子下祭殤五皆

適子適孫之類故知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

祖祔食無後者謂昆弟諸父殤與無後者如祖祔食

小宗之家祭之如在大宗見曾子問註

雷端節曰禮記喪服小記篇庶子不祭祖者明其

宗也庶子不為長子斬不繼祖與禰故也庶子不

祭殤與無後者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庶子不祭

禰者明其宗也鄭氏註云不祭殤者父之庶也不

祭無後者祖之庶也此二者當從祖祔食而已不

祭祖無所食之也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焉祖

庶之殤則自祭之凡所祭殤者惟適子耳無後者

謂昆弟諸父也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為禰祭之曾

子問篇曰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鄭氏註

云言祭於宗子之家者有異居之道也凡祖廟在

小宗之家祭之亦然

大宗小宗說見家禮

殷而上七廟自祖考而下五弁遠廟為祧者二無不

遷之大祖廟至周有百世不毀之祖則三昭三穆四

為親廟二為文武二世室并始祖而七諸侯無二祧

故五大夫無不遷之祖則一昭一穆與祖考而三故以祖考通謂為大祖若祫則請於其君并高祖于祫之干祫之不當祫而特祫之也孔註王制謂周制亦粗及之而不詳爾

朱子禘祫議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二祖而皆及其祖考也鄭氏曰夏五廟商六廟周七廟今按商書昭子為穆孫復為昭昭明也穆美也後以晉室諱昭故學者改昭為韶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為都宮內各有寢廟別有門垣太祖

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晉傳士孫毓議天子太祖百世

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百世不遷宗亦曰世室亦曰桃鄭註周禮

守桃曰宗亦曰桃亦曰世室周禮有守桃之官鄭氏曰遠廟為桃周為文武之廟遷主藏焉又曰遷主所藏曰桃先公之遷主藏于太祖后稷之廟先主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羣穆於文羣昭於武明堂位有文世室武世室鄭氏曰世室者不毀之名也二昭二穆為四親廟高

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為昭穆常為穆之

二廟親盡則毀而遷其主于昭之宗會祖遷于昭之二新入廟者祔于昭之三而高祖及祖在穆如故穆廟親盡故此新死者如當為昭則祔于昭之近廟而自近廟遷其祖於昭之次廟而於主祭者為會祖自次廟遷其高祖于昭之世室蓋於主祭者為五世而親盡故也其穆之兩廟如故不動其次廟於主祭者為高祖其近廟於主祭者為祖也主祭者投則祔于穆之近廟而遞遷其上故此凡

毀廟遷主改塗易檐示有所變非盡毀也見穀梁傳及註諸侯則無二宗大夫

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但毀廟之主藏於太祖

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于祖父者也禮曲

云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為王父子不

可以為父尸鄭氏云以孫與祖昭穆同也周制自

后稷為太祖不宿為昭鞠為穆以下十二世至大

王復為穆十三世至王季復為昭十四世至文王

又為穆十五世至武王又為昭故書稱文王為穆

考詩稱武王為昭考而左氏傳曰大伯虞仲太王

之昭也號仲虢叔王季之穆也又曰管蔡魯衛文

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蓋其次序一定百世

不易雖文王在右武王在左嫌於倒置而諸廟別

以各全其尊初不以左右為尊卑也

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

向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天婦

而向几求之或於室或於祊也

黃瑞節曰禮記祭統篇曰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

詔祝於室而出于祊此交神明之道也鄭氏註云

同之為言詞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詔祝

告畢於尸也出於枋謂索祭也張子語錄鋪筵

設同几只設一位以其精神

台也祊伯更反詞作貢反

祭社稷五祀百神者以百神之功報天之德爾故以

大事鬼神事之至也理之盡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諸侯以字為諡蓋以尊統上卑統

下之義也

天子因生以賜姓難以命於下之人亦尊統上之道

也

性理大全卷之六
朱子曰姓是大總腦處氏是後來次第分別處如
魯本姬姓其後有孟氏季氏同為姬姓而氏有不
同諸侯以字為謚切恐謚本氏字傳寫之訛先儒
承訛解將去義理不通如舜生為汭武王遂賜胡
公滿為馮姓即因生賜姓如鄭之國氏本子國之
後駟氏本子駟之後即以字為氏因以為族杜預
點諸侯以字為
句亦是強解

據玉藻疑天子聽朔於明堂諸侯則於大廟就藏朔
之處告祖而行

受命祖廟作龜禰宮次序之宜

公之士及大夫之衆臣為衆臣公之卿大夫卿大夫
之室老及家邑之士為貴臣上言公士所以別士於
公者也下言室老士所以別士於家者也衆臣不以

杖即位疑義與庶子同

適士疑諸侯薦於天子之士及王朝爵命之通名蓋
三命方受位天子之朝一命再命受職受服者疑官
長自辟除未有位於王朝故謂之官師而已

小事則專達蓋得自達於其君不俟聞於長者禮所
謂達官者也所謂達官之長者得自達之長也所謂
官師者次其長者也然則達官之長必三命而上者
官師則中士而再命者庶士則一命為可知

黃瑞節曰周禮六官之屬皆曰
大事則從其長小事則專達

賜官使臣其屬也

若卿大夫以室老士為貴臣
未賜官則不得臣其士也

祖廟未毀教於公宮則知諸侯於有服族人亦引而親之如家人焉

下而飲者不勝者自下堂而受飲也其爭也爭為謙讓而已

君子之射以中為勝不必以貫革為勝侯以布鵠以革其不貫革而墜於地者中鵠為可知矣此為力不同科之一也

知死而不知生傷而不弔畏壓溺可傷尤甚故特致哀死者不弔生者以異之且如何不淑之詞無所施焉

博依善依永而歌樂之也雜服雜習於制數服近之文也

春秋大要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苗而不秀者與下不足畏也為一說

乾稱篇第十七

取西銘首句為篇名今自為一書不復載

凡可狀皆有也凡有皆象也凡象皆氣也氣之性本虛而神則神與性乃氣所固有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

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舍氣有象否非象有意否

有無虛實通為一物者性也不能為一非盡性也飲食男女皆性也是為可滅然則有無皆性也是豈無對莊老浮屠為此說久矣果暢真理乎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蕞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為蕞然起見則幾矣

聖人不專以聞見為

有無一內外合庸聖此人心之所自來也若聖人則不專以聞見為心故能不專以聞見為用無所不感

者虛也感即合也感也以萬物本一故一能合異以其能合異故謂之感若非有異則無合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更之不感所謂性即天道也

通萬物而謂之道

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體在天在人惟屈伸動靜終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萬物而謂之神通萬物而謂之道體萬物而謂之性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實而不固則一而散動而不窮則往且來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

人一已百人十已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
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
知鬼乎以人生為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
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菟
為變為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
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
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

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
天人惟知晝夜通陰陽體

之不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為
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

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
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
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
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
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
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偽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
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
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
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

儒者因明致誠天人合

際則以人生為幻妄有為為疣贅以世界為蔭濁遂厭而不有遺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一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

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未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實際捨實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易謂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者謂原始而知生則求其終而知死必矣此夫子所以直季路之問而不隱也

體不偏滯乃可謂無方無體偏滯於晝夜陰陽者物也若道則兼體而無累也以其兼體故曰一陰一陽又曰陰陽不測又曰一闔一闢又曰通乎晝夜語其推行故曰道語其不測故曰神語其生生故曰易其

道則兼體而無累

實一物指事異名爾

大率天之爲德虛而善應其應非思慮聰明可求故謂之神老氏况諸谷以此

太虛者氣之體氣有陰陽屈伸相感之無窮故神之應也無窮其散無數故神之應也無數雖無窮其實湛然雖無數其實一而已陰陽之氣散則萬殊人莫知其一也合則混然人不見其殊也形聚爲物形潰反原反原者其游竟爲變與所謂變者對聚散存亡爲艾非如螢雀之化指前後身而爲說也

益物必誠如天之生物日進日息自益必誠如川之方至日增日得施之妄學之不勤欲自益且益人難矣哉易曰益長裕而不設信天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已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

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程子答張子書云所論大槩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柔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明所照者如目所親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見彷彿爾能無差乎更望崇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又曰子厚謹嚴纏謹嚴便有迫切意象無寬舒之意●朱子曰此章即東銘正如今法書所謂故夫兩字因作圖子與西鋒對看●伊川云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蓋橫渠却是一向苦思求將向前去却矣涵泳以待其義理自形見處●答江仲謀論正蒙書曰道之極致物我固為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未精粗無不通貫而為一也正蒙之旨不外是然聖賢言之亦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為乎然須反覆研究其說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於其所謂一者必銖銖而較之至於鈞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於丈而不差然後為得也●黃瑞節曰張子有文集諸經說語錄皆其門大記錄之書朱子取以入近思錄凡八十條惟正蒙乃其手所撰著云●又按

萊呂氏云如言勝正蒙朱子曰正蒙規模大知言

小知言蓋王岑胡氏所撰云

性理大方書卷之六

性理大全書卷之七

皇極經世書一

邵伯溫曰皇極經世書凡十二卷其一之二則
總元會運世之數易所謂天地之數也三之四
以會經運列世數與歲甲子下紀帝堯至于五
代歷年表以見天下離合治亂之迹以天時而
驗人事者也五之六以運經世列世數與歲甲
子下紀自帝堯至于五代書傳所載興廢治亂
得失邪正之迹以人事而驗天時者也自七之
十則以陰陽剛柔之數窮律呂聲音之數以律

呂聲音之數窮動植飛走之數易所謂萬物之數也其十一之十二則論皇極經世之所以爲書窮日月星辰飛走動植之數以盡天地萬物之理述皇帝王霸之事以明大中至正之道陰陽之消長古今之治亂較然可見矣故書謂之皇極經世篇謂之觀物焉○西山蔡氏曰皇極經世之書康節先生以爲先天之學其道一本於伏羲卦圖但其用字立文自爲一家引經引義別爲一說故學者多所疑惑要當且以康節之書反覆涵泳使倫類精熟脉絡通貫然後有

得若其宗要則明道先生所謂加一倍法也是故由用而之體則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卽體而之用則自六十四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十六自十六而八自八而四自四而二自二而一者太極也所謂一動一靜之間者也蓋嘗謂體天地之撰者至於易而止矣不可以有加矣楊氏之太玄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七象司馬氏之潛虛五五行皆不知而作者也天奇地耦之畫陽九陰六之數四千

九十有六之變萬有一千五百二十之策有以加乎此哉康節之學雖作用不同而其實則伏羲所畫之卦也故其書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盡天地之體用以暑寒晝夜雨風露霜盡天地之變化以性情形體走飛草木盡萬物之感應以元會運世歲日月辰盡天地之終始以皇帝王霸易書詩春秋盡聖賢之事業自秦漢以來一人而已耳

嵩山晁氏曰邵雍堯夫隱居博學尤精於易能前知來物撰皇極經世書以元經會以運經世起於堯卽位之元年甲辰終於周顯德九年己未編年紀與七治亂以符其學世稱

康節之易先天之圖也有觀物內外篇內篇解則其子伯溫所著也○趙氏震曰皇極經世書元會運世六卷凡三十四篇如易之上經聲音律呂四卷凡十六篇如易之下經觀物十二篇之文所以暢二數之義如易之有繫辭焉夫道不圓於數而數實該乎道昔之負才氣者雖使十年不仕而事於數康節殆未之許吁是豈易言也哉

按本書六十二篇并門弟子所記外篇上下通六十有四篇其首三十四篇則以元會運世相經橫列甲子繫歲紀事以驗夫天時人事之得失其次十六篇則以聲音律呂更唱迭和爲圖三千八百四十以窮夫萬物之數其後內外十四篇之文則皆伯溫氏嘗著一元消長等圖以括其要約後西山蔡氏因其圖而推衍之著爲經世指要一書足以盡了五十篇之義而晦庵朱子謂其於康節之書推究縝密矣故今不復具載康節全書但取蔡氏指要諸圖

增以諸家釋例纂為二卷列於內外十四篇之首庶幾觀者即圖以明其數因文以求其理則由約可以該博復以漁樵問答及無名公傳附於後者因其文意與是書有相發明故也

纂圖指要上

西山蔡氏曰龍馬負圖伏羲因之以畫八卦重之為六十四卦初未有文字但陽奇陰耦卦畫次序而已今世所傳伏羲八卦圖以圓函方者是也康節曰上古聖人皆有易但作用不同今之易文王之易也故謂之周易若然則所謂三易者皆本於伏羲之圖而取象繫辭以定吉凶者名不同耳連山首艮歸藏首坤周易首乾連山歸藏雖不傳意其作用必與周易大異然作用雖異其為道則同一太極也皇極經世之書命數定象自為一家古所未有學者所未見然亦皆出於伏羲卦畫奇耦之序其為道亦同一太極也今以伏羲卦圖列之於前而以皇極經世疏之於後則大略可見矣

伏羲始畫八卦圖

坤	艮	坎	巽	震	離	兌	乾
---	---	---	---	---	---	---	---

八卦

四象

兩儀

太極

西山蔡氏曰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其法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實則太極判而為陰陽陰陽之中又有陰陽出於自然不待智營而力索也其敘首乾而尾坤者以陰陽先後為數也

八卦正位圖



邵伯溫曰先君云天地定位乾與坤對也山澤通氣艮與兌對也雷風相薄震與巽對也水火不相射離與坎對也此伏羲之易也乾之初交於坤之初得震故為長男坤之初交於乾之初得巽故為長女乾之二交於坤之二得坎故為中男坤之二交於乾之二得離故為中女乾之上交於坤之上得兌為少女乾得艮為少男坤之上交於乾之上得兌為少女乾坤大父母也故能生八卦復姤小父母也故能生六十四卦復之初九交於姤之初六得一陽姤之初六交於復之初九得一陰復之二交於姤之二得二陽姤之二交於復之二得二陰復之三交於姤之三得四陽姤之三交於復之三得四陰復之四交於姤之四得八陽姤之四交於復之四得八陰復之五交於姤之五得十六陽姤之五交於復之五得十六陰復之上交於姤之上得三十二陽姤之上交於復之上得三十二陰陰陽男女皆得順行此所以生六十四卦也○西山蔡氏曰大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其法自子中至午中為陽初四爻皆陽中前二爻皆陰

得二陽姤之二交於復之二得二陰復之三交於姤之三得四陽姤之三交於復之三得四陰復之四交於姤之四得八陽姤之四交於復之四得八陰復之五交於姤之五得十六陽姤之五交於復之五得十六陰復之上交於姤之上得三十二陽姤之上交於復之上得三十二陰陰陽男女皆得順行此所以生六十四卦也○西山蔡氏曰大傳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其法自子中至午中為陽初四爻皆陽中前二爻皆陰

後二爻皆陽上一爻為陰二爻為陽三爻為陰四爻為陽自午中至子中為陰初四爻皆陰中前二爻為陽後二爻為陰上一爻為陽二爻為陰三爻為陽四爻為陰在陽中上二爻則先陰而後陽陽生於陰也在陰中上二爻則先陽而後陰陰生於陽也其敘始震終坤者以陰陽消息為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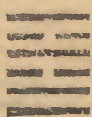
八卦重為六十四卦圖

履	泰	大畜	需	小畜	大壯	大有	夬	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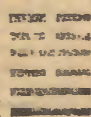
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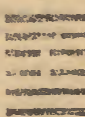
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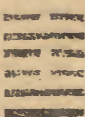
歸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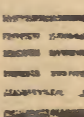
中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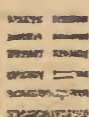
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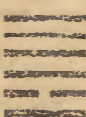
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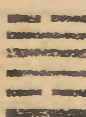
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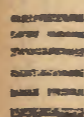
同人



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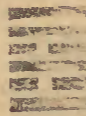
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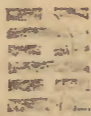
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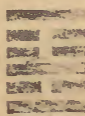
家人



既濟



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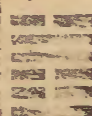
明夷



无妄



隨



噬嗑



震



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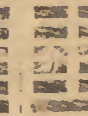
屯



頤



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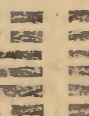
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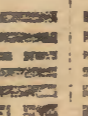
大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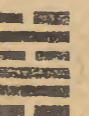
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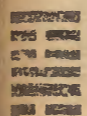
恒



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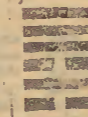
井



升



訟



困



未濟



解



渙



坎



蒙



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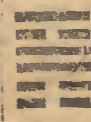
遯



咸



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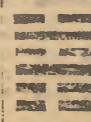
小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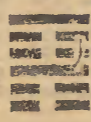
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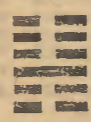
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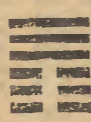
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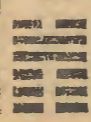
謙



否



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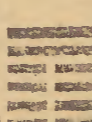
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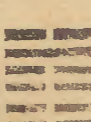
豫



觀



比



剝



坤



西山蔡氏曰八卦重而為六十四卦一卦之上各有八卦也實則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也大傳曰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者是也此陰陽流行之數前三十二卦為陽後

三十二卦為陰古往今來者也

亦大卦曰因而重之爻亦其中

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

重而為六十卦挂一掛之生各



邵伯溫曰先君曰上世聖人皆有易作用不同其道一也今之易經文王之易也故謂之曰周易伏羲之易無文字語言獨有卦畫次序而已孔子於繫辭實述之矣圓者為天方者為地天地之理皆在是也○西山蔡氏曰六十四卦圓布者乾盡午中坤盡子中離盡卯中坎盡酉中陽生於子中極於午中陰生於午中極於子中其陽在南其陰在北方布者乾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其陽在北其陰在南此二者陰陽對待之數圓於外者為陽方於中者為陰圓者動而為天方者靜而為地者也



陽九陰六用數圖

老陽用九數

老陰用六數

四因九得三十有六是為老陽之數

四因六得二十有四是為老陰之數

六因三十有六得二百一十有六是為乾卦之數

六因二十有四得一百四十有四是為坤卦之數

以二百一十有六合一百四十有四得三百

六十為一暮之數

日月時同

陽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二百一十有六得

六千九百一十有二之數

陰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一百四十有四得

四千六百有八之數

六十四卦中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居其半故用三

十二因之

以六千九百一十有二合四千六百有八得

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為萬物之數

少陽數七

少陰數八

四因七得二十有八是為少陽之數

四因八得三十有二是為少陰之數

六因二十有八得一百六十有八是為乾卦之數

六因三十有二得一百九十有二是為坤卦之數

以一百六十有八合一百九十有二亦得三

百六十是為一暮之數

陽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一百六十有八得

五千三百七十有六之數

陰爻一百九十二以三十二因一百九十有二得

六千一百四十有四之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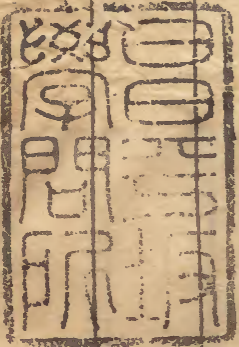
以五千三百七十有六合六千一百四十有

四亦得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是為萬物之數

聖人所以不書者以周易用九六而不用七

八也

未子曰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者不是萬物盡於此數只是取象自一而萬以萬數來當萬物之數耳



文化甲子

性理大全書卷之七

